



可齋續藁後卷之九

回宣諭



臣三月十四日承閣長劉罇三月一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蒙酋已為楊大淵所殺此一大机令臣遍諭諸州亟報諸蠻曰蒙酋已死諸頭目已降蜀中諸城已寇復山東河南諸郡頭目亦已歸順庶可以作其氣而大理羅殿之餘寇亟令併力掃蕩此破竹之勢耳事定後如大理諸國未有後者合與立後部落之已散者合與安集可條具以聞臣竊惟自有天地即有華夷是雖帝王盛世不能無狄患然黃旗紫蓋運在東南中國正朔繫為自古北寇其有傾國之力以

肆侵軼者非惟弗克以逞志每多不戢而自焚如符
堅之肥水逆亮之承江是也皇天眷佑我宋烜赫厥
靈恭惟陛下布昭聖武日新其德蠢爾蒙寇敢於
哀克鞠頑干犯王略窺我蜀道亦既孔熾大淵乃能
以匕首殺之卒如司馬遷所謂得其當以報漢此非
人力實天亡此胡也敢拜手為陛下賀臣所準旨
諭已恭錄遍劄豈宜融欽諸邊郡各令遵奉施行乃
若大理部落興滅繼絕之事俟稍定體訪續具奏聞
又準聖諭蒙酋亡矣此正天假中國自治之歲月如
招軍如築城如浚濠如塞支逕如築閘隘等事愈不
可一日緩令臣照節次已降諭旨亟圖之臣仰見

陛下不以季龍之死為幸猶以得臣之在為虞一敵
死一敵生大羊迭相雄長憂固未艾乘此一日之暇
圖惟自治忱不可緩所有招軍築城浚濠塞支逕築
閘隘臣見此排日催趣諸郡趨時措置以期上寬天
顧亦既隨事節節見之具奏今再當恭奉諭旨行下
督趣之矣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三月二十二日伏準御前庚遞承閣長劉遵三月
十三日未時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近嬰賊疾上軫聖
懷賜臣天雄附子川烏各三十隻鍾乳粉陽起石人
參各三十兩臣謹已望闕遙拜祇受訖已別具手奏

稱謝外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臣所準旨諭秋風非
遠備禦宜先謝濟結約諸蠻必有定說諸州城築必
已辦惟賓柳方吳工未久功須督之劉雄飛任責諸
閩隘想已有次第皆不容緩也臣仰見陛下圖回
邊慮先事豫防無日不討諸軍實而申儆之意謝濟
自二月十三日離桂林念三日至邕州近得其書三
月初三日離邕州初八日過老鼠隘雄飛亦委其呼
集峒丁同官軍點視修葺老鼠慕化等處臣見趣其
親出橫山之外結約溪峒措置閩隘未見申到度其
必有區處諸州城築則臣已節節奏申邕見加浚城
濠融宜欽三城皆促增修浚欽則朝廷見科五十萬

融則本司近撥十五萬宜則本司近撥十萬融宜兩項皆朝

融州錢科英俾令為工役之費柳州則已準朝廷科撥

百萬支請未到本司見那撥應副惟賓則無力可以

城築劉士龍方英陳杰兩易杰猶未到已促令前往

措置閩隘為保民計靜江城池則臣增築新城已漸

就緒惟舊城尚費工役然隨宜補葺亦已大勝舊歲

出月當繪圖本及開具支費供申朝廷矣雄飛任責

諸閩本司排日催促近據申到分差將校同溪峒頭

目前往左右兩江諸閩整葺共二十五處已於三月

十六日以其狀真本繳申朝廷矣今當恭奉聖旨再
劄諸郡催促謹不敢緩又準聖諭近日間探不明虜

報不的邕州取大理本不遠令臣密遣人到地所審
問韃兵之在大理者實有若干人知其實數便可禦
之臣謹按靜江府圖志自橫山至自杞凡六十八程
其下注云又一日至大理界及謝濟往年自邕州起
程至大理國都却止於六十程地里一本繳連在前閱其地里
自邕至特磨凡二十五程自特磨至大理又三十五
程共計三千九百二十里前後廣西遣問多是能至
特磨少能至大理者蓋沿途諸蠻隔絕不易通也臣
自去冬遣吳以忠及聞邕州亦遣梁材令深入体探
皆不過至特磨界而还以忠所探已嘗繳申朝廷謂
去冬韃兵侵入橫山寨多以病死兀郎骨解亦以病

歸此則天之佑中國也然未知見也大理兵數多寡
但報兀郎遣其子親往偽主處亦未知所請何事知
蠻地識蠻情無如謝濟臣當再奉聖旨促其須管差
人往探的實矣臣又準聖諭臣已發回戍兵四千人
而新軍未知有幾民兵峒丁果可仗否今歲秋防更
增兵否可便斟酌奏聞天下事以預備為上也臣初
以寇兵既退邊糧宜省本欲於見戍兵內將近地人
撤回一半俾令折洗繼以春初得報賊之後哨猶在
歸化且邕州方有濟師之請而桂柳邕欽諸郡皆有
修浚工役民夫既各歸耕官軍不容盡虛以此僅能
調鄭進吳琪等四千人過黃平并雷廉化兵民一

千餘人放令拆洗共五千人見今邕桂各不過屯戍
五千餘兵耳豈欽柳四郡留戍多者千餘人少只
數百秋防相去不遠只得留之措置防守以此未敢
輕摘所有新招安邊右軍已及六百人日逐招刺見
措置造寨以處之但此軍新集未堪調戰蒐練年歲
方可備用如民兵峒丁則臣三月初十日已嘗奏聞
此項民兵須是朝廷稍捐所費使諸州有以贍之方
不為虛言乞留聖意所有秋防增兵臣正欲申請近
見雄飛具申于朝邕之一州自乞增兵作萬五千人
已嘗為之繳申邕去橫山七日表裏關隘不一縱不
及其數非得精兵一萬不可此外桂融宜欽去年兵

數皆少幸而寇所不至今且以宜欽皆屯三千人融
柳二千人賓關千人靜江亦須得萬兵上下通約三
萬人乃可僅々分布此外兵非不欲多而糧不能多
也却只得藉民兵與新兵添助大抵全藉宗社洪福
以保無虞上項所請臣未敢見之公奏臣之管見但
乞朝廷多調一項精兵屯之湖南境上使之就糧俟
秋防將動覘敵所向以為沅靖邕廣之應且免士卒
冒暑入瘴之患茲為得策更乞聖裁

四奏庚迺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又準庚迺承閣長劉遵三月十五
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仰蒙睿念以臣氣體向安向

未全愈令加調攝仰見 陛下天地其德父母此心
軫恤之隆可謂備至臣感激不覺涕隕又蒙聖諭謂
嘗推測臣賤命三四月間雖有微灾此去脩程未易
量此又 陛下保全臣子期以終吉之意臣自揆庸
陋誤被簡知取數已多揣分當止蓋自壬子歲以來
懇祈休致非止一疏聖恩未忍捐棄再備蕃宣今歲
二運交併必知灾咎一疾踰月雖幸痊安而氣體為
之愈衰瘴根猶恐再發此臣之所以祈憐乞骸也此
去未量之訓是雖造命出於君父而臣老弗勝任豈
復更有過望所願 陛下始終生全之賜伏準聖諭
融州開濠柳州築城並典科降咎如臣申到計料之

數並無裁減尤見朝廷委信之篤臣所申計料乃是
據兩郡守臣所申每戒其務實不可虛破今蒙朝廷
如數應之各郡自當竭力措辦更復何說下半年成
兵分錢臣未敢申請已蒙外庭典之呈科此皆 陛
下主張扶持之力边鄙幸甚俟得旨揮即當遣人關
請又準聖諭劉雄飛任責修浚關隘令臣速之或欲
科助可為奏申決不吝也臣謹當恭奉更諭雄飛催
促近見其所申修葺左右江諸隘凡二十五處分委
將校及溪洞頭目人任責臣思其地里延袤人力福
短或文具以相應恐苟且而塞責臣已劄雄飛擇緊
要去處下堅密工夫須管務實以副倚托并劄譙濟

同共相度措置所準科助之訓若錢則朝廷近支犒費百萬券本司見撥截經總制錢及已那兌發下度其尚可通融支遣若其有所科助自當備奏但據雄飛屢書乞撥米斛以濟關隘修葺等用欲望聖慈於朝廷科下米內量撥三二千碩以應其請其狀臣近已備申公朝更取聖裁臣又準聖旨秋風非遠凡百勉旃以副倚重臣蒙上恩如此戒飭再四其於職分所在敢不鞠躬盡瘁一日必葺以圖保固封守惟以心勞而力不逮病餘凋耗惧有踈曠近已節次具奏惟陛下曲加聖念微臣不勝至幸

貼黃

臣近準聖旨宣諭令臣擇象州郡守竊照本司昨雖申辟陳祖錫已蒙朝廷出命今象自奚必勝類壞之後本司昨委制机趙希拾往叔連月之間方賴極力整頓已擇地措置保聚今欲乞朝廷就差希拾知象州却令陳祖錫改替希拾任滿闕伏祈聖裁

回奏庚迺宣諭

臣四月一日申時準庚迺承閣長王仲珪三月二十日酉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臣氣體向安殊用懌沃仰見陛下矜念微臣上闕聖抱天地父母之恩一至於此臣捧讀感至於泣但臣近以宿瘴發動三上丐休

之章出於忱實今準省劄未蒙俞允臣之賤軀自二月十七日告病今將五旬而將理猶未復舊應酬稍併羸藩弗勝大惧不足以稱重寄本更欲籲天以請重念受恩隆厚瀆告頻繁吁慮未能上寬靈威豈敢屢犯只得扶衰策蹇勉支吾一日于茲罔敢弗茸惟恐瘴根不去疾勢再作或出倉卒上誤使今伏望陛下宣諭大臣豫謀儲帥儻藉宗社洪福苟延殘息得畢秋防則乞於歲晚放歸田里實拜始終生全之賜臣所準聖諭諸處城壁可日下趨工而科降皆辦近者寨屋有請亦已再科五十萬雄飛又以一百萬助之矣臣尤見陛下垂意边防之急不靳邦費之

繁所有諸處城壁自當排日催趨但以各處事力有限民丁既歸耕作兵戍不能加多又值入春以來連雨少霽工役未免遲緩只以靜江一城言之臣自去夏與工兼役將及一歲新城方畢包砌舊城猶有疎闕見此繪畫圖本攢具支費於後迺供申所準寨屋科撥正此措置大濟關之雄飛又蒙百萬之助自此鎮司儘有餘力其於邊備尚復何辭臣前迺所奏正望朝廷量撥以米今得此鏹固出上恩但聞邕之諸峒皆以闕糧告其望米甚於望錢儻蒙少損已科之楮助之以米則尤濟其急闕也更取聖裁又準聖諭郭景舒者自謂與諸蠻情稔遣之備用臣舊識其人

恐是起宗之子臣任荆閩日嘗檄之攝沙市監鎮亦
有志事功之士也儻蒙遣令入嶺臣敢不叶心共事
臣既為此留亦正望同寅之助幕中有三二闕官見
亦具辟以聞矣惟是臣所領職既未許汰斥其有閩
繫科害者二三事却不容不具奏以聞其一則廣西
民間自來止用見錢不用會子自臣未荆閩以先前
經帥有所申請多撥見錢科降自去歲添屯戍兵準
科會子漕司未免以錢會中半支付諸軍會子每道
十八界折見錢二百四十足亦係照朝廷所科價也
然覺軍民買賣之間貼兌已自費力靜江城每貫
十八界民間民
兌得二百一十文足豈
宜間貼兌不過二百文近準朝廷諸項科撥以制漕

兩司所準數計之已約計十七界二千餘萬此非不
荷朝廷特達應副而目前會子兌用見已艱辛若諸
項科撥輻湊軍民輕楮重錢愈見築底官吏相顧未
知通流之策見議欲委官前路迎接所降會子於內
截撥買銀買物換錢入嶺以濟用度又慮博易鄭重
貫陌折閱未知所處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於湖
南廣東有椿管見錢去處改撥見錢數十萬或改撥
銀兩變易見錢以充軍券却以所科會子撥還各司
庶幾向後錢楮並用猶可接濟不然官司執此空券
市易而民不肯受折閱而軍亦有辭實無以為策也
已具之公申矣其二則江淮諸路官兵入嶺生券日

支百省雖比外路稍優而連年困於修浚之工役疲
於邊城之戰禦而且炎方煙瘴易至染疾斃者相枕
藉桂林雖號清淑今亦有氣候矣如邕欽宜則毒霧
熏蒸有全軍而損其半者有頭目人俱亡者亦可憫
甚矣將士在戍日久有三兩年而未歸折洗皆有怀
土畏瘴之心特藉軍國紀綱以維持之耳士卒棄甲
逃走軍法至重近自數月以來戍軍有結連逃歸元
寨本司雖已移文各處門臣乞令押回元戍得之所
聞則逃歸之士往往支給錢米不失舊籍聽其避勞
就逸罰無毫毛之傷此大可慮也若非朝廷行下禁
戢俾凡有逃卒斷治發回則在邊之士皆將相率而

逃雖主兵之將日加防閑將亦未如之何耳嶺嶠以
南其誰典守之伏望聖慈特下密院嚴賜旨揮施行
其三則邊頭戍兵以食為命一日不可以闕之廣西
漕司自去歲以來蒙朝廷撥廣東西湖南米共四十
二萬石賴以支吾迨今未至罄竭目今靜江府邕宜
欽融見管及見交未到米不滿二十萬石以見在兵
籍及向後秋冬添戍且作三萬人終歲計之約尚可
支過今歲如來春軍兵糧食則未暇計也朝廷今科
糴本見錢官會丁制漕司收糴見今正當青黃不接
非未出之時廣東則制司已委經漕司差官措置收
糴數目如廣西則糴本既未到糴價方踴高勢用俟

秋成方可措置深慮。向後兩路之糴或不登數嗣歲之餉恐有弗繼之憂。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於湖南和糴米內特賜科撥十餘萬石。趣此夏潦起運入廣以備廣糴之所不及。庶幾兵食具足。邊臣可以安心捍禦。免貽憂顧。以上三事實關廣右之大計。至為切要。乞留聖念。不勝幸甚。

回庚迺宣諭

臣四月二日酉時又準庚迺承閣長王仲珪三月二十二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團結民兵三月之請。不較但要果得其人而有警則用無警則歸耕。須是精勇強壯。臣恭稟聖訓且蒙許賜三月之請。得此則邊

州團集民兵方可責其實用。不為虛言。廣民自來脆弱。生理瘠薄。前者泛然揀擇強壯。臣慮其無所資贍。難以糾集。必須有常產者則有常心。以此自靜江奉行以稅錢四百起義士一名。見此專官置局。下諸縣團結旦夕。須可了畢。却委制帳都統前往各縣點視。令擇精強者則留。懦弱者則易。非不欲其人。人可用。但荆行之始如驅市人。亦須年歲間蒐練。方可備用。如靜江行之便。方敢推而行之。諸州也。所謂三月之糧。非調用則不支。若邊頭無警。斷不容虛破朝廷錢糧也。又準聖諭。雄飛關隘亦宜速之。臣私書公劄。催促雄飛者。不知幾此。去秋防不過三箇月。在雄飛職

任所在且叨聖恩如此自當介意今日方據申到措置城池關隘及造到軍器備禦筭事謹別狀繳奏臣又當恭錄聖訓更催促之矣謝濟已出橫山臣亦屢促其向前辦事專以結約溪峒措置關隘二事囑之濟於蠻情至稔必能副所委俟有報到續當繳奏臣近連準庚迺皆是九日十日方到臣之回奏則不出三日今據承受人宋侁申到以迺兵合日行五百里御前指揮令臣嚴加戒約臣竊照本司鋪兵止迺至潭州即附湖南安撫大使司迺兵至行在臣除已恭稟指揮行下本司所管鋪兵遵照期限走傳外伏乞
睿照

繳城圖奏

臣誤蒙恩擢再牧桂林當裔夷斡腹之浸深以藩府割脚而為急臣自去春領事後遵奉宸筭修浚城池即與諳歷將帥相視形勢於舊城之北循灑江扼桂嶺新建新城三面因山而設險引水而灌濠與舊城相通稍加展拓可以容衆那兵於邊戍投民於農隙專委都統朱廣用提督措置寒暑不輟葺年于茲屬以去秋今春連雨妨工未免稽滯今方能勦築東西北三面城身包砌圓備堡圍樓櫓見行興造新濠亦見修改比之舊來城壁西面罅漏今則已稍堅密可堪備禦除已詳具圖冊申密院外所合繪畫小圖開

具總費造冊一本謹用徹塵睿覽惟是桂舊內郡素為空疎今在边防皆當嚴備其新舊兩城工役之已辦者固粗具而未辦者則尚多最是舊城正西一面基矮而墉薄濠迫而墻狹勢用重砌城身封閉濠岸羊馬墻之類皆用改築深慮事力卑微工費繁浩非朝廷更賜之科助則司存無得以那融所有臣自修築以來止是領得前政科降餘錢實未敢申請伏乞睿念所有將士踰年在役備殫勤勞此城就緒將來永為廣右根本實廣用之力臣旦夕具申朝廷乞將修城將士照他處例特典推賞未敢陳瀆更取聖旨

回奏庚遞宣諭

臣今月十八日早丑時準庚遞承閣長王仲珪恭傳今月初七日午時聖旨宣諭令臣速謝濟之幹當趣陳杰之赴上英夫民兵生券已蒙從行屯軍湖南此是上策又戒臣凡事勉旃以寬南顧臣百拜祇誦恭稟聖訓敢不夙夜勉殫駑力以期報効諸州城池臣非不排日催促但諸州見戍兵力有限各有工役不容摘那最是柳城一帶役繁力少日懼稽緩少須耕種了畢只得再起民夫助其浚築陳杰則已申離廉州將至賓陽謝濟已至橫山多日見約岑邈諸人商議幹當昨日方據其四月初三日中狀繳到岑邈公狀真本及探到大理事情所言新秋又欲辦糧來窺

此雖未可真信然蹊徑既開不可不預作隄備也其狀已繳申密院邕守劉雄飛倅趙立皆出邊面點視修葺閘隘蓋去年既經一番寇入自當知所警戒若更得謝濟岑邈輩果能結連諸蠻相與防遏比之去歲須稍有備但今秋南邊諸州戍兵人數前月二十三日已嘗奏聞須得朝廷預作區處令屯於湖南近郡俟秋防遣戍庶有指擬免致調兵於遠緩不及事乞留聖念

回庚迺宣諭

臣四月二十七日戌時承閣長劉罇四月十六日戌時恭傳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陛下聖慮經

遠每事響答甚於戊奏甲報之速真是嶺海如在畿甸也臣不勝敬嘆所有民兵團結靜江十縣見以稅起差已委制帳都統朱煥徧詣點視亦已備下諸州一體施行溪洞結約則排日催雄飛謝濟速作措置雄飛連有三狀申溪洞頭目及立功人賞亦有已申制司書填發下者大槩汗漫而難考臣不免手自點對類作一狀具申朝廷乞與將頭目人填書及立功人等第推賞兵下止從支犒臣閱其功帳共所解俘獲不過三十一人實解到本司止六輩有婦人三焉本亦無甚雋功臣乙卯歲旬宣于蜀凡俘獲酋共七百六十六人實數不過犒以金銀牌錢物並有帳狀

姓名申在密院安能一一推賞但今此溪洞皆是蠻
僮喜人怒獸不為我用則為賊用且雄飛屢書催促
只得控告朝廷不吝賞犒乞與頒行以收其心以勸
來者要之雖有告帖亦無請給職任也更乞聖裁雄
飛所準再科百萬今又蒙撥米二千石此仰見 陛
下存恤邊臣俾得屨布之意但臣得雄飛劄狀以近
撥百萬方到不願再科百萬已自徑申繳回省劄此
將臣中能以廉取深不易得但測其意似有疑畏擺
脫之心又不可不察所撥米却甚濟邊用已行下通
前所借五百石撥擿作二千石矣所準聖諭逃卒之
罰已為行下不勝感激此事關係極重嶺南煙瘴之

地士卒以戍病斃相枕藉且有城池之役秋風一動
又出戰禦人、皆有思歸之心犹藉國家紀綱有以
維持之耳若逃者發歸戍所擇其結連為首施行一
二士卒自知所懲今諸閫不相為謀歸斯受之罰不
加焉或有從而支犒此曹何所憚而不逃歸哉旬月
以來逃者源源不已或十數人或數十人結連而去
支徑雜出未易遏截軍將日以為苦此風不革向後
嶺嶠其誰與守今得聖旨嚴與戒約自此須少戢矣
銅錢換易仰蒙聖念已下廣東許換見錢二十萬貫
足濟軍券之乏所準聖諭令臣作一道理斂散臣亦
屢與僚屬講究欲從湖南或買銀或易鏹或買布帛

而入其如廣右民貧非營運貿迂之地朝廷科降錢物少有折閱積壓咎將誰執以此區處未得又一面商確矣所準科降湖南米十萬石已獲旨揮得此則可以接濟南邊來春調度船運一事此却須自地頭州郡措置若令臣辦舟往取亦不過委官往湖南雇舟廣右皆是區淺小船難為津運兼自桂梧運往邕宜見自乏舟無緣有餘力可及此事理之易見者也若蒙朝廷主盟只照去年體例自湖南措置運發實為便順臣亦當委官前往湖南帥漕司稟議區處矣更乞諭外廷行下及時運發實為幸甚

貼黃

臣不避煩瀆因有奏陳臣前歲在湖南時曾具奏乞差從義郎劉晉之充帥司計議已得旨許差當時宰臣以其有館人失目之嫌遂格而弗下晉之從臣于荆于淮于湘去年亦同入廣首尾八九年頗能相助去冬以赴省留京當此多事之秋取諸使過之誼臣欲乞朝廷特降旨揮與添差廣南制置大使司計議官倘蒙聖慈特賜矜從使晉之得以自新不為終棄豈勝幸甚伏乞睿旨

回奏庚迺宣諭

臣今月初三日午時準庚迺承閣長王仲珪四月二十三日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臣繳進靜江城池圖冊

已諭外廷量助一行將士推賞又蒙許賜斟酌施行
臣仰佩聖恩不勝感戴之至惟是靜江浚築新城修
補舊城臣已用工一年未嘗休息本是久已辦集屬
值連雨未免妨工近者江水泛溢又有滄浸羊馬牆
之類未免重費工力其舊城正西一面若再改築須
用放乾濠水展開濠面幫出墻脚重新築砌城身委
非細故見與兵帥計料須約秋前可以畢工方敢為
之蓋恐人力有所不及也俟區處定論續容奏申南
邊夏令已深目前儘自帖息但去秋防不過三月兵
糧之事皆合預計兵則昨劉雄飛曾申邕州一處自
欲調兵萬五千人已為備申密院臣頃蒙旨諭聖問

今秋合用兵數已嘗計約回奏須得三萬人可以分
布此事欲望朝廷早賜處分糧則廣東之糴全未見
數近蒙朝廷科湖南米十萬付廣西軍餉得此可以
備來春接濟邊食但取運一節近準省劄令本司取
載比實責以所難本司見委守往湖南帥司稟議近
亦已見之奏申如蒙矜體只照去年例令湖南帥漕
司雇運實為便順若委之本司不過令所委官就湖
南州郡雇舟恐卒未易辦大槩廣右素無事力今加
屯兵於湖南取米於湖南皆須脈絡貫通乃可往者
諸臣建議欲以湖南兼廣閩正為此設今若屯兵於
湖南緩急必待申朝命而後遣撥米於湖南又欲本

司自辦船隻取載若是則恐運掉有不及湖南米運撥付鄂總亦是湖南各州辦船如調兵之事况今湖南又隸宣閩凡此兵糧二事望陛下深加之意早賜處分俾臣得以保此一冬免誤國事不勝幸甚

回庚遞宣諭

臣今月二十一日午時承閣長王仲珪五月九日辰時恭傳聖旨宣諭至酉時又承閣長劉罇五月十日辰時恭傳聖旨宣諭半日之頃庚牌兩臨臣熏香端笏百拜恭誦所準聖旨虜人去冬及邕境瘴死者固多然或謂秋成仍尋熟路謹不可不防臣仰見陛下廟筭之深長聖慮之周密臣職在封守敢不恪共去

歲賊犯橫山浸迫邕壘兀盤礴者三月是雖天祐宗社困以連月之雨使不得逞賴朝廷調到諸路將士把截關隘屢勦其鋒國威遠揚賊以敗遁今聞賊之斃於瘴者固自不少然我師去冬以瘴而故只邕筦一處亦三千餘人自古南方用兵上霧下潦蓋所共苦今惟恐此勇未必有懲創之意而我師未免有疑沮之心熟路之尋此正今日之急着而見今邕兵不滿五千雄飛一丹申請欲添兵一萬五千人臣已嘗備具奏申通廣西諸邊郡非得三萬兵不可分布蓋近據雄飛及謝濟繳到田進等探報賊將分路出南丹出小龍州則邕宜皆當防也臣近得京湖間故舊

書謂呂文德因川江水泛蘭市秦捷已入重慶此則
可為宗社大賀或傳張三秀自忽必烈處脫歸親見
蒙哥來報已透邕路欲謀兵入此則又為南方深憂
所傳雖未的而兵家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非
得朝廷遣調勁兵分布戰禦隄防稍失心腹所關乞
諭外廷檢照臣之近奏早賜預調戍兵先事而備不
勝疆場之幸臣又準宣諭團結果不宜緩此事臣非
不介意屢下諸郡催促類以廣民脆弱不足倚仗為
說臣近已先將靜江十縣民丁以稅錢四百起一人
名為義士近及一萬人已委制帳都統朱煥逐一揀
點圖備今秋起集入府教閱一次但初置之始皆未

諳紀律未習兵事將來蒐練得成可以為當郡城守
之用若自前責之備戰則是棄之不可也此項規模
既定自此廣郡皆可做是而行臣已遍下諸郡舉行
矣溪峒賞典仰蒙聖慈諭宰臣從行此曹本不足恃
然其不為我用則為賊用非少加恩賞無以係其心
臣近得謝濟一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非但辭再支
之百萬而屢請米於臣嘗為奏申既得二千石之科
亦復繳回殊不可曉頗聞謀欲出嶺意固可見臣今
遵聖旨當作書勉令受之矣戍兵之逃賴朝廷主盟
近湖南帥司已發回逃卒四十餘輩若更得江淮閩
亦復遵行則南邊逃卒必知所憚也湖南運米臣正

委官往湖南帥司稟議間繼得岩之公牒已許為漕
司運發蓋其亦知本司之無此力也今日廣閩若非
湖南每事應接決不可為矣劉晉之叢爾小臣仰蒙
宣諭許賜收拭臣同此感戴之至

回庚迺宣諭

臣今月初八日卯時伏準庚迺承苑使楊端朝恭傳
五月二十八日卯時聖旨宣諭或謂去歲邕州之哨
此是踏路今歲秋冬所宜預防臣仰見陛下皇明
所燭洞見幾微先事而防務欲周密臣敢不恭體載
念此寇自丁亥憑陵中國其始犯蜀之關表至辛卯
冬取金洋出河洛始犯荆襄逮乙未冬始犯淮堧光

黃之境臣皆嘗以為人僚屬驅馳兵間親歷其事至
其幹腹之事則乙卯始出叙南戊午始出邕筦臣又
以開闢与之相值前後閱此寇凡其始至大槩猶緩
向後來路既熟賊勢浸緊所謂去歲犯邕止是踏路
忱如或者之議今年之備比之常歲固不可不加密
也所準聖諭慮其突如而來了無攔障惟西江如融
柳象潯藤等州皆在此江之濱直透南海于此用人
船上下絡繹其間則可以遏其鋒更于融柳二州輟
一監司任其責象潯之間復用一武帥統兵在焉如
此則是邕宜托裏一重限隔不知其說如何令臣相
度事理施行臣有以見陛下圖回遠備博採人言

不鄙庸愚俯加詢度臣切謂建此策者是欲防此虜
順流而下東廣所以備水路非備陸路也皇祐間儂
賊犯邕順流徑持五羊此固不容不慮然以臣現觀
寇却非儂賊比臣嘗見其在淮在漢所用賊船率以
索纜挽之而行捨鞍馬而事舟楫非其所長也若
邕城有重兵堅守賊必不敢越之循江而下兼廣西
江道不一所謂融柳象潯藤等州非止一江蓋左右
江水至邕而會邕六十里合江下而經橫州貴州至潯州
則又添宜融柳象一江出焉其融之特江宜之龍江
皆至柳而會柳之下一江由自杞諸蠻而出所謂都
泥江者至象州境合柳江而出潯州與邕江合始至

藤州而藤又有北流一水出焉與靜江之灘水向昭
州而下皆至梧州凡衆水皆會于梧然後合而出廣
東封州界今若措置人船防拓置之於柳象則止能
備互融蠻江而不能備邕江須置之潯藤則可然設
者多謂當于梧州衆水之會置舟師一屯控扼以為
順流東廣之備益梧之形勢比潯藤尤勝也臣正以
兵力有限諸邊之備禦分布不敷只得從緊處應接
未暇及此司存素無舟楫見以邕州之請為之打造
水哨馬船已造者將百餘隻尚以諸州闕之水夫送
往如梧州乃二廣襟喉之會米鹽運載之所必由司
存亦見委官在彼分司催促今準聖諭當令其與守

臣商議區處此實所以蔽東廣須以東廣事力資之
可也至如融柳輟一監司象潯置一戎帥得人共濟
固可分憂但融柳潯象四州以地里言之柳則居邕
宜融三郡陸路之會象則乃靜江至邕州舊來取馬
之路寇不入則已萬一有警自宜融而入皆經柳之
東泉離柳六里自邕而入經柳又便道則經象此路
地比之融潯為重廣西監司惟一憲倉方藉之以為
閩貳且其司存財賦亦立日惟奉行總所催促網解
縱移司於二郡亦恐未必有益于備禦若得一戎帥
領二三千人屯之柳州更得千余人屯之象州却可
以為邕宜一層托裏之限臣蒙陛下聖問俯及不

敢不空臆以奏更乞聖裁大槩廣西事力強名曰閩
靜江雖是會府苗稅所入不及長沙一果臣之備教
于此縮斂規模不過隨力措畫損身報效豈能求備
全藉國家之威靈未致踈敗幸耳今去秋不及一月
南邊之備莫急於增兵目前合靜江邕宜融欽柳諸
州見戍不過一萬五千人病患在焉雄飛及諸郡日
以添戍為請臣已屢具奏申乞添作三萬人分布諸
郡未蒙處分去冬朝廷調到兵一萬六千人苦於瘴
鄉及寇入境處告急要之律以荆淮往年戰禦僅
可以守一城耳今一路邊面上下何啻二千里水陸
當備蹊徑如麻固不可以徒手禦敵空言使人也事

關心腹臣晝夜之所深憂如近者張三秀之言田進之報雖不可盡信而不可不防兵家所謂毋恃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增兵之急目前委無以踰此伏望聖慈宣諭外廷早賜處分更與差調一戎帥此來及調精銳一萬五千人揆見兵作三萬使臣得以布置防拓度寬宥肝若款以廣兵廣民充數必致誤事設有疎漏雖寘臣於罪無益惟陛下留神國事幸甚今盡到廣西地圖一本所具江道頗詳同此徽奏伏乞睿覽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三日午時伏承閣長王仲珪初四日恭傳

聖旨宣諭調兵外廷已取降指揮仰見陛下軫念南邊之切今已六月將半臣正此日俟增兵得請為邊戍擺布之備前迺嘗具回奏方再申請乞差一萬五千兵湊作三萬人以備調用昨日批賓州陳杰申款措置閔隘乞調兵一千五百人正未有以應之今得外廷已獲指揮不勝幸甚所準聖旨雄飛且勉留之近有書字宰臣乞落階官俟來春當從其意臣敬遵聖訓已屢書勉其休因新秋在即在雄飛此時亦自當盡心賊業夫復何說其落階之請若秋冬立功當出聖恩臣却未敢以私報之所準聖旨若之許為運米甚好若今秋廣中豐稔只就糴為使臣竊照廣

西餉運自昔所難去歲全得廣東湖南江海並運幸
濟軍食今若之近雖已許漕司發運今早臣再得其
公文款各分地界却只運至全州自全至桂此一節
正是灘淺去處若各分地界則亦當越全州而上至
廣西靜江界臣不敢違其意見具回文報之已繳申
朝廷但廣西艰得舟楫未免遲緩所謂就糴則歲若
豐稔忱為簡便但廣西出米有限漕司常年和糴不
過二三十萬石今已準朝廷旨揮將糴米十萬石恐不
容更復增益也所準聖旨臣之恩命正不必辭功須
祇拜臣實以數年之間屢乞休致分量已極精力已
衰不當忝冒恩寵所望 陛下保全冬防軍事詳臣

歸老田里即拜天地生成之恩所準聖旨團結事甚
當推而行之諸郡尤妙臣竊照廣中前此團結蕩無
規程今靜江以稅起差却非游手烏合之比將來行
之廣郡每州須可得數千人備用但目前講行之初
報應未能齊備已一面催促又準聖旨謝濟雄飛須
使之人情協一乃克有濟臣竊見去歲賊犯田州突
然在前諸蠻俱無預報臣以此思謝濟與諸蠻相稔
所以乞其比來使之任結約體探之責正欲為雄飛
助也今謝濟到橫山已連月所探賊中動息猶未得
端的屢勉二人同心協濟終覺其意向不能盡同竊
照橫山係邕筦邊面地分更俟後月恐亦只得檄回

謝濟令就溪峒便道取宜州點視關隘而回庶免其
或相諉責致誤事也又準聖諭柳江等處用舟師為
第二重門戶如何臣前遞回奏及繳廣西地圖以聞
已具陳江道利便惟兵力有餘則然後可以辦此水
路之備臣今欲於梧州鬱林所造水哨馬船內留三
十隻於梧州岸下以為防把之備所欠者兵耳此須
資以廣東之力庶壯聲勢臣已劄梧州守臣及分司
商確區處容續具奏聞

奏邊事及催調軍馬

臣今月十三日據邕宜融欽鎮撫司申昨差探邊正
將黃成馮龍貴到特磨知道農士貴狀稱岑從進等

同所差將佐探伺韃賊退遁回蹤狀內一項稱去年
一項韃人約七八万人至今屯駐大理因耕畬種麥
未見出沒之意所有兀良兵馬斃死之餘尚有三四
万屯阿毗善闡楚魏建水阿麻地頭夾帶蠻人獵食
等事十四日并批知欽州雲拱申到探事人唐宗等
探到韃虜動息与邕州鎮撫司前項所報事体略同
且云意在今秋八月間分兩路前來犯邊申奉司施
行同日又批總管謝濟狀申昨差間探人田進探邊
批回歸前去路城等州間探韃寇與兵打羅殿了要
分一項出莫大王路已申大使司去訖今再遣田進
探報批供到利州參見知州得報探得韃人自正月

退回駐劄大理自杞兩處其韃人在自杞管下莫賈壩造方倉一百七十八座及韃人攻打羅殿國其國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帶修路闊一丈有餘并續掘龍川州黃安宗差人賫狀所探事取到利州事狀一同黃安宗却有決在秋間行兵之說申本司速作區處臣除已將鎮抚劉雄飛知欽州雲拱摠管謝濟所申三狀真本繳申密院并劄沿邊邕欽宜融諸州更切精加体探嚴作隄備外伏乞睿照

貼黃

照得韃謀幹腹踰二十年去冬盤泊橫山窺邕州犯武緣我之虛實險易賊已習知之矣近準密劄

備到張三秀之言播州楊文之報賊謀正自叵測今擬前項三報參以前者田進所探賊見辦糧款俟新秋侵犯不容弗信臣竊料此賊聚眾近境秋冬不入則已入則其勢必重却非去歲始至踏路之比此去新秋無一月自靜江至沿邊諸州戍兵共不滿一万五千人委是兵力單弱無以分布捍禦設有疎漏慮關心腹委計利害欲望聖慈命外廷檢照本司節次申請早予多教增調軍馬前來防招庶寬憂顧伏乞睿照

奏催調軍及辭免規文殿李士

臣猥蒙聖恩再分嶺間歲月易邁又見秋風南邊探

報除六月十五日已具奏外續報雄飛徼到安南公牒亦有賊款起兵再犯之報已於六月二十日徼申密院數日前報謝濟橫山報來徼到鄭里謝全所探事宜謂韓冠見在九和慕素等處此其進退政未可測及徼到自犯国王那句并癸邈等公狀此則不過款堅未春市馬之約臣亦已許而報之並已於二十八日徼申密院訖臣竊照韓在西南盡有諸蠻不窺蜀則幹廣去冬盤薄右江三月險夷虛實彼已盡知所賴宗社威靈天堯以瘴兵扼於險使之不得志以道今參以數報如辦糧如開路如聚兵如款取龍州及南丹路賊謀固自深狡而况其間豈無中國之人

陷身賊中從而獻畫或者捨堅攻瑕以其向蜀者而向廣則尤不可不慮臣故謂今年秋冬不入則已入則必重此其證候緊慢當於八九月之交見之臣節次申請增調戍立近準密劄已蒙差調湖南沿江等處戍兵共一万三千餘人朝廷應副可謂備極其至司存非不款多請亦以力不足也昨日再準密劄所調兵並令七月初起發今惟其時候其到戍即當分布邊州防托第聞湖南所整餉軍二千人宣司行下又款調赴京湖因此深慮諸閩各自為計或遣戍遠期而不至或老弱充數而俾來南邊僻在海角其誰守天下大勢猶一舟一物不牢同受其弊若邊角

雖固心腹弗密患彌亟耳用是不避煩瀆密具奏聞
伏望睿慈宣諭外廷照已撥軍數速賜遣發免有更
易俾得在中秋以前俱到廣右庶几得以隨宜布置
或可上寬軒食豈勝國事之幸

貼黃

臣實是衰老多病精力非壯年比今年秋冬之事
臣捐身任責不敢辭難但昨準恩命陞之觀殿近
已四具辭免聖恩隆厚未賜俞允臣固不當屢瀆
緣臣起自孤遠加之拙樸分量至此已極丐休數
載盡出由衷委無競進之心惟有所哀君父保全
此晚節冬杪乞骸出嶺其他無所控告以此不敢

冒受異渥非敢重違也今再具公申乞與敷奏伏
望特從寢免不勝感幸伏乞睿照

以湘帥申押回飛席統領程俊及分界運米
二事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竊見廣右創闢始者廷臣
建議專倚湖南事力為助皇祐間儂賊一小寇先朝
命狄青徑制亦以兼荆湖南北路宣撫而入止以廣
中素非用武之地朝廷當令作規模待之也臣驅馳
三邊今精力已衰蒙恩再收承之兩年甲兵錢穀固
賴鄰助者多今有一二事關係不容不告之君父一
則司存因創招安邊右軍廣右少有旧頭目人可使

因命湖南飛虎軍統領程俊兼管通其飛虎部下避
後結連逃遁托言改刺款以免罪湖南帥司遽將程
俊按劾已準鑄罷程俊踰年浚築城池連月建造營
寨方責之蒐練新卒備宣勞力今之得罪臣實累之
正恐湘嶺相為牴牾未知所處臣六月十三日已申
密院今忽準省劄以湘帥再申令押回湖南此却於
諸軍觀聽所係竊照諸軍戍嶺人人皆願早出豈願
存留俊之管幹新軍臣強之也今施行如此向後戍
將皆思畏避豈復更聽閫臣調用將一日不可為矣
一則廣西糧運自古為難先朝平懷遣戍亦是運湖
南之米以給去歲蒙朝廷應副料撥目前幸未闕乏

廣西漕司見運邕宜融欽柳糧運動數十里已官於
應辦今年廣東湖南雖準朝廷行下運米並未見運
發一粒臣正為嗣歲慮近湖南漕司具申朝廷乃款
各分地界止運至全州令本司博運本司不敢違其
意若論地界則當至興安界之大通方是嶺界去興
安止二十里臣去年於興安已踏逐寺院未截倉敖
正備搬博遂移文漕司從其分界止乞運至興安倉
所交受以憑搬博處几可行今湖南漕司力執前說
只款至全州而止本司只得遵承但廣舟艱得見盡
數根刷小扁船約僅可得百隻旋雇水夫每船止可
載米三十石一月一運止可般米三千石兼是全州

無倉可貯其令就船交博尤更費力大慮此項糧米
十萬石用此規模雖運三年亦未易了足竊恐有誤
國事臣昔者嘗蒙岩之論薦又受其兄深知謹不敢
子辯今其已自移鎮上項二者實於事體關係臣雖
是告陛下冬後乞骸以去而未去以前憂責在臣
豈容蓄縮緘默臣已各具公狀申樞密院伏望聖慈
密諭外廷速賜处分從申施行實廣右兵食之幸

貼黃

臣竊照相關所申押回程俊其說款正湖南軍閫
之體統然成將在邊則當聽邊閫調用亦有體統
若謂湖南軍分不應充廣右軍職則近日潭州飛

帟軍帥司申請以黃州成將黃青陞提管充軍職
事体一同其說新調諸軍恐俊報復則俊今自管
廣右安邊新軍不復管湖南軍分委無干涉伏乞
睿照

奏邊事已動

照對今日二十日連得橫山提管謝濟三狀一係七
月三日申徽到蔣方六月三十日狀探報提岷州隘
官報有新韃三千餘人突至特磨稱是替番聞擬八
九月取路出宜州一係七月初五日申提奉詔招馬
官黃祐臣申効用常瓊等於六月二十一日到蛮國
虛羅忽見羣蛮趕牛畜入三沙山提加兆阿籠稱韃

首已領兵到地名謨假要攻生黎又云韃主已差耿
低阿周領兵羅殿要攻鼠即沙此報先於十八日抵
邕州申到已申樞密院又一項係七月十二日酉時
抵蔣方申初四日得自杞蠻主傳來報韃賊擬在今
月初九日傳牌渡都泥大江又於當日戌時抵路城
州黃琰申乞若撥正兵前來同共防拓以上三狀各
已繳申樞密院并劄邕宜融欽諸邊郡各仰精加体
探戾作隄備并劄鎮抚劉雄飛調兵前去橫山措置
防拓及劄總管謝濟糾合諸峒候鎮抚司調到官軍
同共守把候續報到事宜別具奏聞惟是目今炎方
秋暑正熾本未當賊動之時連抵前項三報雖是賊

在諸蠻出沒若一渡都泥江即是路城州未免迫近
橫山之境見得今歲賊謀兵入必早恐其勢必重所
準朝廷增調湖南沿江諸項軍馬歆望至慈宣諭外
廷劄下催促起發俾得分布諸郡添貼戰禦度寬憂
願伏乞睿照

貼黃

臣二十日亦得宜州知郡彭宗傑申所差將佐李
質寺前去羅殿寺處体探事宜抵供直至蜀中南
平軍路取播州探到事宜係六月十一日復取播
州出黃平而回至七月十一日到宜州公狀亦已
繳申密院竊照李質自播至宜其程不過一月委

去賊境不遠本州見屯兵不滿千人今候新調兵
至欲再以三千人往彼防拓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七月二十六日伏承閣長王仲珪十六日申時恭
傳聖旨宣諭賊兵動息所合預知庶可為備臣仰見
皇明先事遠慮本司自此月二十日連得總管謝濟
三達肥坤到此於二十一日已嘗微聞外續據雄飛
十六日公狀亦言賊有欲渡都泥江之報已調張世
雄五百人前去橫山臣亦於靜江見戍人內整辦一
二千兵以備趨戍今日得雄飛二十三日書却俱未
言賊兵動息大槩南方此時秋暑正酷邊境小哨恐

不免大勢必未入所憂在秋深也朝廷所調兵除湖
南一千人今日方到二千人在道將至其餘相去尚
遠見移文催促所有郴州七甲義兵一項人多言其
難用雄飛申來亦不欲其入邕臣已申密院乞別換
羌勁兵二千人矣所準聖諭去歲廣右逃亡計七千
餘人今歲當撫存而關防之臣敢不恭體訓諭但將
士苦於煙瘴雖給以藥餌類弗能療邕欽之間至有
一軍而斃其半者忱為可憫重以諸城各有工役未
得休息以此畏避至有逃遁然逃者有數而斃者實
多逃者若諸閩遇其歸而發回尚可以法戢之斃者
出於水土之惡弱實無策以拯之也自古馬援及本

朝郭遠入南蓋已苦之矣今在戍將士有三四年而未得歸者尤為可念若今冬幸而寧救其勢只得摘令拆洗不容弗恤也臣每為南方之戍思可繼之策將來只得多招數千人或移屯以省遣戍計其費則一耳臣近以靜江城壁將就備禦之人已嘗奏聞於所部十縣以挑起下略做軍伍今已點集團備共得九千七百餘人謹撮其節略編成進冊已別具奏微聞他時廣右諸郡皆可類奉雖是廣民素弱未便可以充戰使衛鄉井助守城壁亦可備數也臣連日得宜州申南丹莫大崇又為其叔莫異常及異俊之子大佐以兵圍之此皆禽獸異類骨肉相殘自昔已然

大崇者近方為申請世襲告命發下宜州尚未給予正以異常大佐等散在永樂諸徭逆知其報復未已惟恐或引他寇而入異常已申到宜州却只是諸徭更相讎殺此在本司只得因而抚之已劄宜州令開諭異常等安輯其眾并量調兵於高峯寨陰制之俟其稍定却令宜州委官前去更與支撥鹽錦指置閑隘彈壓之也臣已具申密院供合奏知臣所準聖諭以臣力辭進職令亟祗拜臣頂踵感戴聖恩深願欽承寵渥實緣臣自知分量已極滿盈歲運方屯深虞敗事憂責正亟豈敢崇身以此未敢祗受亦未敢再具奏申伏望俯鑒由衷許從反汗得沆全於封守俾

早退於丘樊天地其恩未知報塞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二日承苑使趙思恭七月二十一日恭傳
聖旨宣諭以臣欲存留程俊及漕運至吳安皆已諭
外廷從申臣仰見聖造主盟皇明燭遠不以微臣控
請之瀆存恤將枝通融漕輸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貼黃

臣近所奏申雄飛及謝濟所報賊款渡都泥江事
續次未有報到或傳乃是自托款與生黎相攻亦
未見端的除已劄下審探外併合奏知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近日以來側聞聖躬少親藥餌朝夕露香告天以
祈萬壽所有邊報自八月之初皆已排日具申密院
不敢輕易具奏上勤睿覽已稟丞相委曲轉聞今年
緣寇入之早兵調稍遲極費防遏所恃宗社威福見
此隨宜區處盡力隄備外臣於昨日辰時恭準閣長
劉躄八月十二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七甲義兵已
蒙改調與夫將來招兵備戍及本司以稅起丁與南
丹相殘撫之為宜臣已悉遵聖諭又準睿旨臣之新
渥所宜亟拜不必牢辭當此艱危之秋本非叨榮之
日懼違聖意敢不題勉俸承臣見消日祇拜續具奏

聞伏乞睿照

奏邊事已急

臣照得南邊自七月末有警節次邊報已申密院自八月二十八日賊透賓關浸迫象境與官軍於未賓江岸相距旬日竟為此寇踏淺过渡委是事勢緊急其詳已稟丞相奏聞賊勢既近靜江亦見為備禦計所恃宗社威靈臣當竭力以圖報國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十七日承閣長王仲珪恭奉聖旨宣諭陛下以憂邊之功每若怔忡見此調理臣正恐上勤願憂近日邊報不敢敷瀆聖聽節次止申密院所願皇

天眷顧聖躬安康三邊底寧四海蒙福臣日夕露香以禱今歲南邊寇入既早賊勢且熾本司及鎮抚司亦自節節調兵防遏所恨兵力之少如鼠墜賓關未賓江諸將非不盡死與戰皆以衆寡不敵當抵不住大非去歲之比今賊馬出沒象柳間去靜江不遠旦夕必是哨入見措置城壁為備禦計所慮糧蓄滿野賊有餘資廣郡城壁多無必肆侵掠最是湖南接境溪徑雜出不易隄防朝廷調到新成除摘六千人戍邊郡外見在五千人有一兩日間方到者衣甲猶在後未至委是兵戎單弱事勢可憂臣自去冬寇退屢稟朝廷今年寇不入則已入必大至頃大作規模待

此敵臣亦以災咎之年恐悞方面之寄皆嘗徹之全
听今果懼此寇難敢不竭力捐軀以圖報國若賊以
靜江一屯相拒其後或得其不至深入則為中州之
幸此則全望天祐也蒙首雖斃彼必已知但其奸謀
既入賊氣方盛臣已出榜曉諭亦嘗徼申密院矣刘
雄飛在邕臣得其九月初五日書却未有賊馬近邕
欽蓋此賊避實擊虛志不在小也臣敬遵圣旨當遣
人間道入邕以圣意抚諭矣賓守陳杰則聞在山寨
然未得其報此後探到賊勢進退續具奏申

回庚述宣諭

臣自今夏奏聞今秋賊必大入公朝須大作規模待

之節次申乞調兵增戍不圖七月之末即以警告八
月初犯橫山邕州調兵扼其鼠隘本司調兵扼於賓
關又遣兵一項戍邕中途相拒於來賓江皆以衆寡
不敵為賊衝散逮賊過柳江守將提兵遷避本司又
助以兵力俾令控扼至橫塘又為所衝諸將如張世
雄沈彥雄陳喜陳之貴鄭俊李孝信秦安皆以死戰
非不竭力而路徑散漫賊勢猖獗卒莫能遏據本司
俘獲真韃阿八只所供乃兀郎骨解自為此末馬以
三万計步人在外自九月二十二日犯靜江府城徑
衝突南門圍子幸而將士戮力与戰射死賊兵賊馬
斃其頭目賊遂焚蕪城外居民次日復來近城哨逸

本司亦出兵勦逐而退自此賊知有備不敢近城但於數十里間剽寨四村哨掠本司節次調兵攻劫過截間雖俘獲亦未能大挫其鋒犹幸桂城近者亟加修浚粗能支君不然亦不可立脚矣賊謀捨邕而入越南蛮數千里而至其志專在幹腹會合今犹以桂之一屯在焉所以相持半月犹未敢透入內地然聞此賊已取小路自義寧出靈川與安間去湖南界不遠臣朝夕既備城守又慮其透漏入裏正此憂虞不知所出自二十二日以浚郵遞正路已自梗塞嘗於九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日十月初四初六五次令遞兵間道附發申聞密院未審曾未上徹天聽今

月初七日忽有遞兵自清湘小路遞至九月二十六日庚遞恭領宸翰自天而下焚香伏讀無任激烈所準聖諭令臣出兵遏其鋒若閉城自守則恐透出內地令臣多遣兵將前途勦遏臣恭體聖訓伏念臣責任封守非不欲極力防遏實緣廣右兵戍單弱非三边比又以今秋寇入之早兵調之緩所有新調之戍除隨到隨遣入邕宜融欽柳分戍外續到張文周旺徐德丘政皆在寇已迫境之時方到桂林况其中多烏合不能尽皆精銳有所難言而衣甲犹有在道至今未到者舊戍在桂之卒連年疲勞工役僅能摘陳之貴淮軍一項以出又不克濟此實氣力褊短運掉

有所不逮使臣如在荆淮時有兵有將可以制敵豈容其逞志至此今準聖訓見與兵帥朱廣用朱煥商確遣調攻勦已具公申惟恐蹊徑多岐賊謀叵測未容上寬聖慮朕廣右一雨徑旬賊馬遠來亦自疲弊若得朝廷調發勁兵一項自湖南前來會合表裏夾擊或可掃蕩全恃天祐我宋俾此虜遊魂送死不致深入而廣右亦得以全城保境則宗國之幸臣惟知竭忠尽力以身報効

貼黃

臣衰老多病值此艱危之時連月應酬憂廢寢食以心勦手顫不克親具楷字回奏竊照此虜今秋

分道大入勢極猖獗司存兵力朝廷所知亦既屢請增調正望得勁兵一項自湘而出或可遏其透漏今賊兵犹在靜江境內相持已踰半月見調兵分頭攻劫但其姦謀在會合委是叵測欲望下鄰閩廣為隄備共圖夾擊庶寬憂顧伏乞 睿照

奏邊事

臣自九月十八日具奏後二十二日賊馬即突至靜江城下自此郵遞梗塞中間雖屢具公狀從間道申密院未必盡能上徹十月初七日忽通兵自小路傳至九月二十六日唐通恭奉宸翰初八日即具回奏渡令通兵五人自小路走傳一去半月至全州道間

為賊馬克斤通兵遭殺僅有一兵脫身傳回唐牌臣
已于二十二日再差官兵唐勝等五人取路廣東度
梅嶺出江浙前詣行在投下外惟是一番寇入實出
天地之大變盤薄靜江境內凡越兩旬猶有餘騎自
賓邕境陸續而到至十月十五日以後過者方絕自
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近城交戰此後皆劄寨在數
十里外取小路透湘境本司節次調兵攻劫獲到俘
首回轆及殺死頭目奪到織金袍襖靴帽器甲屢得
小捷朕不能遏其大勢此賊卒以初十日入全州迤
邐而下本司見調總管王勝立政各部一千人前去
追襲所據俘獲人供稱賊以蒙酋發放欲赴下流會

合其賊馬自蠻界入邕賓取桂而出由夏涉冬已越
數千里近又渡值兼旬霖雨聞途賊之人馬亦自
多斃但其首奸謀不淺又以賊勢頗重必欲斡腹入
裏所恨司存兵力有限精勁者少不克痛與勦絕惟
有抚膺疾首為之頃刻不遑寧處今此賊自十月十
五日以後已過清湘本司所調兩總管兵已尾襲而
往若得宣閩及長沙帥司調得勁兵一項相與會合
夾擊此虜弗戢自焚必將送死至此全藉宗社威福
也廣西所部如邕欽宜融賊皆不曾侵犯城壁無虞
止是自武緣徑越賓柳出靜江而去比虜謀斡腹二
十年中外疑之今果出此靜江三百年間不識兵革

一旦為其突至委是危道。猶賴朝廷威靈，獲與軍民
僅保城壁。但以賊自去冬侵犯之後，臣于十二月十
五二十六二十八日屢具奏聞。賊既幹出蹊徑，必須
大作規模，多調精銳，乞以湖南閩臣兼制。正慮賊既
知此路必由此透漏，邕桂雖有城有兵，不能遏之。亦
猶兩淮諸城，非無重兵良將，不能遏其越而入也。臣
亦自知今歲年運屯蹇，恐誤國事。屢嘗奏聞，今卒不
免此賊透漏而下。上貽宵旰之憂，恨不即死以報國。
臣近據邕州繳到安南探報，賊分數道而入。已繳呈
丞相使蒙酋不死，真可為宗社慮。今則賊雖前進，謀
已中沮。傳聞下流兵力扼賊于鄂，已伐其奸。今兀郎

之入亦自。猶羝羊觸藩之勢，未必非天之斃此虜也。
敢望陛下堅定宸謨，勉厲諸閫。大合兵力，汔平醜
類。仍須行下號召，諸路民兵強壯所至，自為防遏。不
吝爵賞，以示激勵。此後幸而賊退，朝廷別作規模待
之。臣續當別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作此奏畢，今早據探報柳州一帶又有賊馬後
隊餘哨將入本府永福界。賊前隊大勢過此已半
月，鄉民方漸復業。又有此寇却未見輕重，見議調
兵勦殺。竊慮其渡取湖南而去，已聞報全州令報
諸司諸郡併合奏聞，伏乞 睿照。

回唐通宣諭

臣逾月不領中朝郵遞緣自靜江至湖南一路賊馬既入梗塞不通方專人具奏欲取廣東入江浙傳發今月初三日忽通兵自湘南取間道傳至十月二日唐通恭準閣長王仲珪當日未時傳奉聖旨宣諭臣拜手伏讀為之感激隕涕伏準聖諭分命諸將先事勦遏毋為閉門自守臣職在分閫豈不願為國殫扞守之責實以今年寇入之早兵調之遲靜江舊戍止有五千餘人除摘陳之貴一千戍邕于來賓遇賊新戍雖共一萬一千人除融宜賓欽邕柳已調出六千人外餘周旺張文徐德立政共五千人皆在九月中

旬後方到而賊已過柳州矣

至今衣甲未至者

兵力如此

其間又有難言者至若靜江城壁則連年修浚粗能

植立

賊至而工役未備

律以荆淮守備尤所難言本司初調

邕兵張世雄守鼠隘沈彥雄陳喜守賓關陳之貴扼

來賓鄭俊李孝信秦安扞柳江諸將皆以死戰非不

用命其如步騎中寡弗敵悉為衝散自二十二日賊

犯城下劄寨近境相持兩旬卒從小路透漏湖南中

間命朱廣用等調兵攻劫雖屢得捷狀終不能遏其

大勢詳已見于前奏此賊自前月望後過已半月今

猶有後哨方到桂境其賊中可知本司近雖已調王

勝等往湖南追襲須得下流更調勁兵良將相與會

合勦擊方可掃退見今桂兵新舊除調出外不滿萬人賊騎憧憧：往來犹恐不足臣以此寇透漏而下日夕痛心疾首恨不能糜捐報國更是頃刻不能自安而力所不逮智無所施臣之憂此大誤去冬十二月十五日一奏已預言之矣此後寇退欲備廣路非得十數萬兵不可固不容仍用強名曰閩之規也臣以衰老多病勉支吾于此今雖僅保城守朕不能遏截已無所逃罪敢望 陛下察臣前後開閩不幸晚年来此單弱之地值此異常之變更賜矜憐而保全之不勝孤蹤之幸

奏乞合江淮荆楚兵及浙右鹽丁民船水陸

控扼

臣自十一月初四日具奏後一節以虜衆擁兵深入震驚宗社必重貽宵旰之憂且以道路梗塞不聞中朝音信已踰月臣惟有皇：度日痛心疾首頃刻不能自存賊兵犯廣右已十旬十月十一月前後隊皆取小路而過湖湘首尾閱月數日間方盡而夜來得邕州初三日报又有賊騎自武緣入焉本司節次調兵出邊諸將尽死以戰非不竭力自其至桂出湘六屢以攻劫獲捷如王勝丘政近日兩戰非不甚偉朕賊勢猖獗終不能遏其所入據俘獲內亦有羅氏鬼國諸蠻在焉見得侵蜀播之寇皆由廣而出矣正如

臣今年七月初三所奏賊捨堅攻瑕以向蜀者向廣則可慮也今事勢如此詎當遣兵追襲其後緣桂在賊馬之衝日事備禦又以兵力單弱道遠糧乏未易區處正此商略而賊馬又將至矣今須是朝廷合江淮荆楚之力併以浙右鹽丁舟船水陸控扼不靳爵賞激勵戰禦庶可掃蕩此虜以安宗國則生民幸甚專人取廣東路謹此具奏伏乞睿照

奏調兵等事

臣自十一月十八日具奏至閏月三日遣介曾具公狀申樞密院及致書左丞相乞以所稟奏聞今又踰半月日望湖湘寇退之報而道路梗塞長沙更無一

字關報意謂湘江深闊若有兵扼之賊未易渡今據遣人探報則謂十一月中旬已渡湘江正以為疑及又得湖南憲臣胡穎十一月二十日公文則謂賊于十一月十七日已犯潭州城下是果已越湘矣穎公文中備坐朝廷指揮令臣出兵夾擊臣竊惟國家有急臣子豈容坐視前此賊擁衆過桂境其鋒方銳本司兵力有限僅能遣調攻劫雖屢得捷不能遏其大勢继而賊過湖湘本司即遣總管王勝等部追襲于全州之北幸獲大捷又遣丘政繼進適賊馬續有至者渡于灵川相遇獲捷皆已具申矣臣正欲再遣追襲之師以邕象連報十一月十一日復有賊馬自武

緣入未免摘所調兵又往前路設伏至閏月初旬方據象州申到再入之寇已退朕亦未見去向本司方與將士商確所準憲司備到朝廷指揮令調邕守劉雄飛出而夾擊衆謂邕城閉緊頗重雄飛未可輕出桂城雖有都統制朱廣用而桂之一城修浚措置盡出其手見今總率諸軍晝夜備禦遂于此月初節次調出周旺鄭旺李慶丁湜四部軍馬前往永衡以上會合擊賊并檄差宜州守臣彭宋傑提兵一千人赴司稟議益以戍桂千人共二千人及皆淮軍令宋傑繼進取衡入潭聽湘帥向士璧憲臣胡穎商確調用已于今月二十日責令起發并已別差官权宜州外

惟是本司自得十月初八日京遞自後不聞中朝音信今已七旬既未聞鄂寇之退且又慮兀郎之深入及近據邕報特磨至右江尚渡有馬出沒孤城岌立僻在遐陬氣力既微聲援又絕既慮封疆責任之重又為宗社危急之憂心為之折恨不即殞前項追襲之兵本不容摘激于忠憤輟以遣前所恃皇天悔禍人心效順下流諸軍相與戮力勦退此賊則天下幸甚臣衰老且病株守于此目前雖苟旦夕而事力將竭未知死所尚望朝廷曲加矜恤罔俾遐遺實戴天地保全之賜

奏節次調兵自効事

臣不避天威輒瀝危悃上千睿聽臣竊照韃謀幹腹
餘二十年中外疑信相半未嘗大為之備自臣去春
誤膺劄聞方蒙朝廷增調兵戍勉支去冬之警臣于
去冬十二月既望即曾具奏蹊徑已為幹開隄防宜
益加備湏大作規模待此敵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
斯再警應酬不過若此則事必有大誤非臣之所敢
言且亦備陳臣新年二運交併必至身灾若頑狀不
退必待誤國而後止乞檢會前後累奏許令致仕請
至再三言可覆也廟堂弗賜體察視如尋常臣只得
勉扶衰病隨力措置今歲戍兵之調自夏間申請乞
調精銳一万五千人湊見戍水陸兵共三万以期分

布防守是蓋亦仰體朝廷兵力之有限廣右糧餉之
不及不容多以為請其實縱得精銳三万律以荆淮
僅可守一郡也鎮抚劉雄飛亦嘗申乞添調万兵分
守鼠隘武緣兩處廣右無大險阻且無長江大河之
限若欲控扼此虜信非重兵不可廟堂入秋以來節
次行下雖云調兵共一万四千餘人而湖南二千泉
州一千元不發至止共有一万一千人內湖南三千
人黃州一千人江州一千人鎮江一千人以八月半
後到司臣隨即調湖南李安國許忠二千人戍邕沈
彥雄陳喜成賓黃州董瑄一千人戍宜江州張琦二
千人戍融鎮江秦安五百人戍柳三百人戍象內有

病兵則留桂至九月以後黃州張文千人建康周旺
千人池州徐德千人淮東丘政二千人方接續至本
司內張文軍大半幼弱而徐德丘政軍衣甲俱不至
時寇已過賓踰柳矣靜江所管旧戍不過五千人踰
年瘴鄉疲于工役病弱者多中間以戍軍到後僅摘
陳之貴淮軍一千人于八月二十間遣之戍邕至來
賓值寇司存所管新旧兵戍氣力止此不料今歲賊
以六月出師七月犯塞八月初入橫山戍未集而寇
已深邕州始以張世雄張青郝明等千人于橫山扼
賊退而保鼠隘不能禦賓守陳杰以沈彥雄陳喜千
人于臨關扼賊自小路而入又為衝散陳之貴千

人扼之來賓江亦既數日賊復自下流透渡柳守王
該復以戍將李孝信鄭俊秦安一千五百餘人扼賊
于橫塘亦為衝散士卒戰歿于陣存者則潰而諸將
如張世雄沈彥雄陳喜陳之貴李孝信秦安鄭俊皆
死之非不調兵以控扼之也將士亦非不尽力以死
戰也而賊勢猖獗步騎衆寡弗敵蓋無大勢軍馬以
遏絕之遂使賊得以逞迨其九月二十二日突至靜
江城下徑犯南門圍子幸而諸將戮力用命與之對
射斃其頭目而却次日再渡哨至城下及城中出兵
則賊引而退自此劄寨于數十里外相持兩旬節次
屢遣諸軍晝攻夜劫非不得捷朕卒不能遏其大勢

此賊遂取義寧小路透入湖湘至十月半後方絕本
司即遣王勝丘政等軍追襲其後是以有黃沙及靈
川之捷若非賊之入裏豈不甚偉繼欲再遣而賊之
後隊鐵尺賊馬于十一月初旬又復再至且據邕象
州報武緣又有馬入本司又只得備禦摘兵設伏以
待至閏十一月初既聞武緣之馬遲而未來湖湘之
賊駐而未去于是又與我帥商確再遣周旺等軍兵
四部二千人及又遣彭宋傑將淮兵二千人前去衡
潭會合追襲此本司秋冬應酬大略也伏念廣右素
無備具民不知兵臣自去春三月十五日領事即為
修浚城池之計踰年規畫僅二粗全守具猶闕役未

畢而賊已至徼幸與民共守未至踈虞若使向無立
脚之所則一城生靈皆為魚肉而廣右亦皆為盜區
矣觀此賊今歲分道而入空國而來雖天險不能扼
其入廣之兵雜以蠻僮自九月末過至十一月中首
尾兩月賊馬方絕既為我兵之所勦殺重以連月之
兩人馬困斃今至湖南其鋒猶且如此本司持此空
虛當此勦敵首尾將及四月軍兵晝夜備禦保固封
守良亦不易目前邕宜融欽有城壁處四郡皆按堵
如故止是賓柳被賊經過未免創殘漸亦復業揆之
荆淮諸邊非無高城深池重兵良將積年備守每遇
虜入亦不能遏其進臣于封疆之戢又豈不欲痛與

勦絕俾無深入而事勢至此力不足也今者此寇延
入內地害及生民上貽顧憂臣猥為閭臣實有不能
遏截致令透漏之罪何所逃遁謹具奏自効以聞伏
望睿慈特與付外廷議罪施行

申省乞將男新命收回等事

照對某昨以男杓乞與祠廟以便隨侍近覩邸報蒙
恩除直秘閣主管華州雲臺觀緣一向賊兵侵犯道
路梗塞莫知其存亡近遣訪問乃知杓得祠之後代
未至而寇已入官吏軍民皆已逃散杓亦倉卒避去
往投策應徐大卿將以隨兵赴援此蓋得之傳說亦
未知其的伏念杓試郡罔績值寇失守自當論罪豈

宜復玷中祕之職伏望敷奏特與收回新命併罷祠
祿以穆公論

小貼子

某老成瘴鄉長成止有此子去歲朝廷必欲責
以守郡大非父子之本心今值虜禍若此且聞
其挾印以去不能不重為憂懼又恐其策司之
請不遂或流落中途或狼狽歸里併乞劄下江
西徐策應及嘉興府契勘着落索回官印發下
衡州收管併劄湖南諸司照應併取鈞旨

申省狀

某已于十二月初三日具奏自効遣專人陳佺等賫

詣行在投下外切慮道路艱阻或未得上徹今再具錄在前伏念某以衰老之蹤當單虛之寄值寇大入極力以支雖屢遣勦襲之師終莫制猖獗之勢前憂未釋後患猶虞若非朝廷及今速與更張大為廣右備禦之規亟議微臣透漏之罪別遣時彥多調精兵則恐狡虜習于往來國事不宜再誤謹再具申尚書省伏望特與敷奏檢照前申速賜區處將其早議黜責施行

奏繳邕州捷旗

臣自此月初三日具奏近于初十日因邕賓捷報閏月十九日龔村殺賊俘獲事宜嘗具狀申樞密院必

已轉聞惟是賊馬在湘未退南边自十一月及閏月六時有哨馬出沒龔村一捷之後謂賊已退遁矣狀蕙州有馬久駐正六疑之今月十五日忽得象州報又有賊犯邕境劉雄飛調兵于強山勦殺雖以捷告而賊馬仍自武緣再入賓州至十七日又連得象州報賊馬于十四日已後來賓之白沙踏淺過渡今已三日將迫柳州更數日必又至桂境桂戍僅萬近已調出四千人往湖南會合追襲城中氣力便覺單虛只得隨力措置戰禦見調兵前路設伏以待詳已稟之左丞相矣廣右僻在一隅受兵已將半年賊猶來者未絕可謂惡證且是聲援俱絕資儲浸匱委是支

吾費力事勢至此惟有捐軀盡瘁以圖報效適邕州
申到捷旗捷狀俘獲人馬甚偉朕賊忘于進亦不能
遏其入謹亟遣專人具申密院將士在瘴鄉禦敵不
易伏望諭外廷優與推賞施行

小貼子

臣竊見賊兵駐湘連月正疑其有所待今若又生
兵添入賊勢恐張長涉今有鄧進李虎等軍又益
以本司彭宋傑所部且鄉民皆強壯可用必保無
虞但江西路徑所當遏為之備不容玩忽春令方
新賊勢恐不能久若得諸路兵力會合掃蕩庶早
殄滅此虜併乞睿照

又小貼子

臣此奏係十七日所作伺候邕州捷旗今二十一
日方到已繳申密院又象州申此項賊馬十六日
見在來賓之白沙渡猶未絕適觀鄂州寇退之報
豈勝宗社大慶且得下流清肅則續至之騎必可
併力勦遏伏乞睿照

奏調軍得捷

臣舊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因邕州強山捷報嘗具奏
聞惟是此虜自八月初犯橫山今已半年十一月初
雖已過湖湘而南边游騎仍時有出沒邕賓連于龔
村強山兩獲勝捷俘獲賊馬甚衆朕此賊志在接應

前隊不能遏其進本司自聞其再渡來賓即調兵
令路鈐周成等于永福賊乃渡從小路径透義寧入
灵川本司又調兵令路鈐周勝路分裴元吉李成等
三部于灵川設伏會合勦殺今據都統朱廣用申十
二月三十日賊至塘下墟為我師出其不意攻入賊
寨殺死賊馬不計其數獲到韃酋生口十餘輩馬百
餘疋委為雋捷已具狀繳申樞密院外據俘獲人言
此項賊兵乃韃酋白銀万户總把馬約數千元報
欲與前隊兀郎會合今雖屢敗其進不已本司已再
調總管王勝路鈐戴俊領兵出與安前去追襲及昨
調周旺等四部官兵適自湘潭回司見此過與安界

已劄令兩項官軍首尾夾擊俟有申到續具奏聞所
傳兀郎軍馬已自長沙取岳陽過湖北恐狡謀欲會
于江上今湖南雖有兵慮亦未能遏之此須朝廷戾
為下流之備多調重兵早與殄滅臣僻在一隅每憂
國事之急皇朝夕未知捐身報效之地所有立功
將士數月戰禦出死入生良為不易欲望諭外廷優
與推賞施行

奏合湘嶺脉絡貫通仍乞投劾早賜區處
臣照對韃寇侵犯廣境自九月二十二日突至桂城
累調將士攻撓牽制屢次獲捷賊知前路無兵十月
十一日兩次侵過湘界閏月以來南邊仍時有游哨

本司節次劄邕州鎮抚司措置勦遏繼報賊以万騎
駐蕪州未几復窺武緣犯賓境鎮抚司調兵勦殺既
捷暖水再捷于強山俘首獲馬殺賊甚衆非不甚偉
而賊仍取來賓而入本司與兵帥商確調兵三項令
周成等屯永福周勝等駐灵川王勝等往興安布置
設伏正欲勦遏而賊過永福覘知有兵由小路而入
僅能成灵川塘下墟之一捷比已具申賊既敗遁乃
乘夜星馳而去遠連值大雨如注雖王勝等在興安
與周旺回師會合彼騎我步追趕不及此虜續至却
皆精勁自邕至桂几經三敗殘党餘數千人今邕州
又報南边犹有續來之馬正忠其進未已不可无備

方欲再調兵湖南追襲則聞諸回師將士纔越嶺境
券食即絕又所甚難竊謂朝廷分命閩臣正欲制賊
于藩籬之外而本司氣力弗逮貽憂及于鄰境自秋
春受兵已半年湘寇之在前者未退嶺境之續來者
未絕若非別作規模貫通脉絡有以合湘嶺之勢豈
能紓朝廷之憂往者廟謨命閩此正初意臣衰病待
罪近已投劾見諸奏申今新歲既更區處不宜遲緩
欲望睿慈宣諭大臣早賜處分廣西湖南利害相關
不容遐遺乞留聖念臣惟知席藁以俟謹斤
奏本司調兵付劉鎮抚往湖南會合
照對正月十一日據鎮撫劉雄飛赴司稟議以被旨

擊賊請兵追襲臣昨自韃賊冒死深入未準指揮之前已節次調王勝周旺等部兵追襲又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提精銳淮軍二千人直至潭州會合諸閩之兵夾擊殺賊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據探報人翟亮自潭州回賚到樞密院劄子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臣及鎮撫劉雄飛分遣兵將火急追襲如劉雄飛本號驍將自當選俾向上頭目權守邕州提兵徑自追勦賊虜以立奇功臣當即備坐前項密劄指揮劄報鎮撫劉雄飛并備甲朝廷以邕州當賊來路後騎未絕安南旁伺恐有意外之慮未敢輕動守臣今來劉雄飛既已提兵赴司臣照得湖南賊馬已過欲往追

襲固不可無精銳廣右賊馬續來未已備禦又不可盡虛遂選調徐德巢縣部五百六十一人張文彬招信部二百八人張文黃州部強壯四百九十五人湊劉雄飛帶行七百三十六人共二千人劄付劉雄飛收管并就潭州截調彭宋傑元部二千人通四千人並係淮兵精銳劉雄飛通行節制調用前去追擊支犒參辭司官會二十五萬九千八百貫外并支空名官資文帖一十五道金五十兩銀二千兩官會五十萬貫發送劉雄飛隨軍備用已于正月十八日起發訖伏乞睿照

貼黃

臣竊聞寇潭之賊已過岳鄂犯鄂之賊已過江興賊勢之難遏類如此今雄飛提兵往襲臣已諭令視賊犯處前去但軍帥領兵在外既向異路必自能隨機而應又聞邕州自劉雄飛起發之後諸軍逃者頗多張文彬雖是近上頭目恐難勝任已申公朝乞速賜處分併合奏知伏乞睿照

奏乞預飭邊防事

照得廣西素係內郡今為虜衝既無天險可恃之形勢又無土著可用之兵將全仗朝廷遣戍以備諸郡戰守去秋只緣請兵于朝不盡相應調遣單寡起發遲緩戍猶未齊虜已先入兼以官軍列守于諸城賊

騎捷出于間道彼聚而衆我分而弱雖諸軍極力盡死攻戰大勢不容攔遏自去年八月初八日前隊已犯橫山至十二月三十日後隊猶涉靜江之境半年之間無時無寇近據賓柳所申復有遊騎出沒獸蹄已熟狼心叵測本路備禦豈容少廢元管戍軍為數不多昨來先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提精軍二千人應援湖湘近又再遣邕州鎮抚劉雄飛提精兵二千人會合追襲截日通一路八郡所管戍軍不滿一萬五千入瘵老疲弱皆在數內重以染瘴病死者相繼久戍思歸逃者不止若至秋防又無此數兼券錢乏支已逾半年糧道不經僅給數月事勢築底搏手無策

儻不早作措置切恐賊知虛實別啓狡謀萬一駐足
賓柳之間必至重為腹心之患臣雖已籲天自劾跼
地待命但國事所關不敢以罪去而己欲望聖慈
早命閫帥預飭邊防調遣重兵良將科降券錢糧米
以為今秋備禦之計庶幾新聞之來得免後時之咎
邊城有備國事獲濟不勝一道生靈之幸

小貼子

臣十二月初三日以寇兵入湘境臣實有不能遏
截致令透漏嘗具自劾奏聞伏想已徹天聽今春
令已深更張不宜遲緩臣衰老多病經此一番寇
襲心志已喪精采盡鏹朝夕席藁待罪切恐朝廷

必俟寇退區處則廣去天遠命帥後時兵戎錢糧
俱成擔閣轉眼秋防關係利害伏望宣諭大臣亟
賜處分施行

又小貼

臣正月二十七日專人回自長沙得制臣向士璧
書錄示 陛下十二月十二日聖旨宣諭令其躬
書責臣縱寇俾之調兵會合擊賊臣聞命戰栗無
地臣於閏月十八日已調宜州知郡彭宋傑正月
十八日又遣邕守劉雄飛共四千人令其視賊所
向攻擊廣戎無幾除摘出上項人外氣力愈見單
弱南邊遊哨仍前出沒備禦豈容蓋虛惟是自去

秋寇犯透入內地上勤肝憂臣實有罪已嘗自劾然縱寇二字却出于士璧之以此相中夫力可以止而故聽其入則謂之縱廣之力所不逮中外所知若以為縱則前後邊境虜兵越城而過者豈皆縱乎臣嘗徧守三邊惟以朴實事君父未嘗誤事不幸陷身煙瘴創生邊面適嘗二十年謀幹之寇尚復何言士璧乃臣舊客臣前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嘗奏之陛下乞付以桂任今安敢與辯所望聖慈而深察之伏乞睿照

奏劉鎮扼衡山之捷

臣二月初二日具奏後閱月廣西兵事稍緩未敢游

有瀆聞此虜第三隊兩敗於邕賓一敗于桂除夕殘黨奔竄過湘幸得亟調劉雄飛之出與彭宋傑會于衡合邕宜兩州之選士及桂之淮戍皆在又得湘帥司調至鄧進閣忠進以兵會焉遂成初九日衡山之捷臣得胡穎書以為殺獲殆盡疋馬不返恭惟國威遠暢虜氣大沮不勝幸甚竊料軍前已具捷旗自他司申奏矣廣西自開正以後始報南邊猶有游騎近得邕賓象三州所申皆言境內已自寧息去冬虜所經過自武緣賓柳及桂之二三外邑今自春後民已復業盜賊亦已消弭其餘諸郡元自按堵綠所聞下流未靖一向未敢具申清肅今天氣漸熱江水日

漲所傳清江之賊亦已退回度兩宣闡上下夾擊天
佑皇家虜必北遁此宗社生民之幸惟是臣近申投
劾日俟譴斥未準回降伏念臣重來煙瘴兩當風寒
材力既弗勝膽氣亦已索大為備禦須亟更張匪臣
之私實為國計伏乞聖慈宣諭外廷早賜處分臣席
藁以俟

貼黃

臣得劉雄飛書見得此捷皆雄飛倡率之力其意
欲得臣密奏推賞臣竊照雄飛宋傑所部四千人
雖皆廣戍又有鄒閻及他司帳兵在焉且立功在
湖南地分只合自湖南制司從實保申行賞乞諭

外廷施行雄飛親書繳奏在前併乞睿照
申乞合湘嶺通融兵糧等狀

照得韃謀窺廣已二十年某以戊午春朔闡于桂是
年秋寇已犯邕境犯武緣賴邕城兵力稍壯隨即勦
退某十二月即具奏繼此須當大作規模以為隄備
否必大誤己未春以後節次請兵于朝乞調一萬五
千人湊見數作三萬人正欲謹藩籬之備而廟堂所
調僅及三分之一且老弱混雜衣甲半無又嘗奏申
更乞于湖南全宋間分置兵屯亦正憂堂與之虛而
內地素無預備言之不售某職在封守焉敢一日不
究心哉去冬之事蓋緣寇入早兵調遲彼寇已入我

戍未集彼衆我寡彼騎我步彼聚而強我分而弱自
八月初至橫山九月二十二日犯桂城廣兵與賊相
拒亦踰兩月至十月初十日賊始透入湘境是雖藩
籬之不謹而亦堂奧之無備也中間賊始入廣則調
兵扼之前路諸將死戰者七人賊之犯桂則調兵晝
攻夜劫前勦後襲大小何止十餘捷賊之透湘則遣
將越境約兵會合王勝黃沙一捷過全州四十里外
湘人共覩獲到回韃生口一百七十餘人韃馬一百
餘疋與其他斫級三數顆獲馬五六疋者不同若論
其 豈在湖南諸將下遣宋傑遣雄飛以成衡山會
合之捷戰士六千而廣居其回何敢擁兵自衛也江

西之擾臣子痛心然以為盡出廣寇則恐未可某徧
戍三邊前後未嘗誤事再投煙瘴自知年命之不偶
氣力之不及震鄰延害旣食貽憂已嘗投劾俟譴豈
敢諉責前狀之申請正以國事關係朝廷今將更張
閩寄湘嶺須當作一家相應蓋邊報自南來有已入
嶺境而湘不及知嶺縱關報未必便徹方且疑信以
戒張皇若湘嶺合則動息即計日可聞矣兵力有限
或緩而有屯或急而無備越境而調掣肘居多若相
嶺合則兵可通融抽調擇緊處而應無扞格矣糧餉
自湘入瀕事非切已未免迂緩兼自桂調兵入湘纔
至全州便不容批支券食若湘嶺合則糧可平時趨

運有急士卒出境亦不至闕食矣又如戍軍以戍瘴
地人皆思歸抗卹雖勤迤逸自若蓋自桂二百里外
即係鄰境安意而去不容關防若湘嶺合則迤者知
有所畏憚不禁而自止矣最是邕桂諸州皆去天遙
邈縱有危急絕無聲援告諸中朝道梗而未易達若
湘嶺合則視為統部有警則必遣援矣此外如迤角
之傳發錢楮之那融朕給實相貫通情分豈可予盾
妄謂桂所以蔽湘不可不應桂在湘就命聞臣兼
制廣右在桂只須以帥聞而任備禦庶幾聯屬聲勢
共濟風濤又何至交相譏責哉某衰老不勝任已是
去容利害所在乃為國計非為私計不敢隱避而不

言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敷奏裁酌施行

乞與守城將士優加推恩

臣自三月一日因雄飛捷狀嘗具奏後繼以嶺境雖
息江面未清主憂臣辱朝夕不遑寧處恨不捐軀赴
難以圖報效本不敢輕易塵瀆綠事有關係又不容
默臣伏觀邸報朝廷頒賞鄂湘立功諸將恩醴犒厚
其足以激厲人心感發士氣聞者莫不思奮第不泄
迹不忘遠者所以開王業之成包荒而不遐迩者所
以致世運之泰廣西創生邊面非素有備之地戍兵
皆係江淮諸路調入連年苦瘡數月受兵雖氛力之
不加而蹊徑之莫窒然其身當勅敵為國禦患冒萬

死出一生節次勦殺賊首立到勞績其效忠用命則與它路之將士等又如桂城素瑕一二年間疲于浚築工未畢而寇至旋立排梁旋辨守具相與保固以護廣右根本自九月二十二日與賊接戰于南門之外一鼓而斃賊頭目虜氣雖大沮而不敢犯而將士登陴防拓披城暴露晝攻夜劫前勦後襲大小凡十有三捷至三月十五日方始解嚴首尾凡七閱月賊兵前後隊凡三過其境而沆能全城卻敵不致封疆之失者將士之力也司存財力無几犒勞既微日夜望朝廷尺寸之賞蓋顯如也臣以不能遏賊于藩籬之外雖無所逃責然將士分成一方全一城之守

者合該一城之功有一戰之捷者合該一戰之賞此固不可盡泯之也如都統朱廣用竭力浚禁究心戰禦向非此城稍備則一城生靈魚肉廣右二十餘郡皆為盜區今桂得以苟全者廣用之力也况其屢請提兵援裏臣以城守所賴遂尼其行然如前後調兵擊賊獲捷皆臣委之選摘指縱其功尤不可掩臣若不與之申明則有功弗賞三軍寧免缺望切恐莫不及羊戰或諉鶴非但今日有關方來臣亦何顏面以見士卒用敢專具公狀申之密院乞以奏聞伏望聖慈特賜垂念遐陬畢力王事宣諭大臣特與優加論賞庶使將士服朝廷之大公効疆場之死力不勝幸

甚

賀江面清肅乞檢會早命帥事

照對某今月初六日據湖南擺通軍典備錄到京西湖北四川宣抚行府捷報右丞相親督將士勒殺韃虜目今南岸已無一賊一騎一舟江面肅清者臣力疾捧讀不勝慶快懼抃之至臣竊惟醜虜犯順分路送死越南北天限之江窺我岳鄂開古今地絕之徑闖我湘廣但恃狡謀之肆逞豈識正統之常尊神武遠揚皇天順助相臣宣力將士奮忠捷奏屢收虜醜大禡近者隻輪不返于衡嶽之下今此疋馬不遺于大江之濱宇宙肅清廟社鞏固此皆 皇帝陛下心

運謨斷身濟艱難仰承一祖十二宗付托之隆丕行千萬世無疆之業轉回泰運坐底升平臣與海宇蒼生同一鼓舞惟是臣衰晚得疾半躄不仁調理月餘愈覺加劇封疆責重不容一日廢事已嘗累具奏申乞公朝早賜區處速命閫帥俾臣生前休致實出迫切惟忍死殞更以待君父之命欲望睿慈念臣曠職已久執筆而不能作字不復可以任事宣諭外廷速賜檢會施行儻臣尚得苟延殘息獲歸故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

詩

月峽城樓偶作

雲幕前溪洞煙荒隔岸城秋旗雜山色晚角帶江聲
駐騎須邊靜維舟待峽平掀髯聊從倚一鴈楚天橫

月峽重九感懷 甲寅

落帽尋盟鬢久皤今朝於此上嗟峨雲收谷淨山新
霽風定沙平水不波對菊使人懷古尔思尊如我感
時何明年把酒知何處歸到東籬更莫它

登塵表

乙卯上元

領略東風一倚闌凭高便覺小塵寰目窮千古關河

外身在半空烟靄間
二水護城青映帶
四山連野翠回環
英雄易老愁無極
境是人非鶴自還

自和

百尺城頭着畫闌
當年氣欲壓人寰
天機野馬浮游外
世事沙鷗浩蕩間
俗靡風頽疇底柱
功成身退盍循環
君看方冊中前鑒
辨取輕帆及早還

再和

最高樓上又層闌
目短元龍空海寰
棟宇地雄千嶂表
金湯天設兩江間
西風障面曾籌檄
夜月胡床憶佩環
光去憑虛心輒悻
蜀城雖好不如還

首夏而有秋意

終過清和候
凄然感旅懷
新蛩吟古砌
落葉滿前階
葛葉榴火春仍駐
槐花午自佳
憑詩記風土
歸以語朋儕

秋日登樓眺望

徙倚上危梯
雲空望眼迷
鴈聲秋信北
鴈背夕陽西
岸遠舟逾小
水高山役低
家林天際是
何日賦歸兮

送管季衡赴省

酌君以江南臘釀之酒
祝君以方戎秋芳之蘭餞
君以慈恩千佛之筆
贈君以洪鑪九轉之丹
酒呼美酒
壯行色
蘭取賸馥
香人寰
筆將披腹
寫今古
舟可換骨
超僊凡
霜晴水瘦
過灩澦
春和花發
登長安
妙齡

翰墨富揚藻肯堂源安從魏冠珊瑚文采世所貴玉
樹瀟灑人爭看出門西笑着鞭去卻林許我高枝攀
湘靈詩成看神助論秦賦漢從容間大對堯堦丹地
前細陳蜀道青天難已然過往證屢惡方來未艾憂
多端當思頭目我吳楚因忽腹背皆夷蠻粒珠束桂
楮爛賤魚鱗雞楮嗟維艱馬老伏櫪筋力盡劔新出
匣鋒銜寒維國大宝一箇侶維民司命一分寬挽回
線脉莫天鑿生意庶可岷峨還直須建策邁晁董無
愧名第睽歐韓臚傳可卜慶雲見會見喜色盈天顏
宮袍新賜鵲弁齊畫錦歸博庭闈歡鄉閭相賀宝坊
又一瑞益使天下欽湘山

重慶閻治十詠

華明堂

要識披罔際還同枉駕時未應成否論漢德有具哀

尊安堂

堯舜君民學吾儒共講磨一毫如有愧其若此堂何

一廉堂

九重怀井絡一字侈奎章來者思永槩其毋頃刻忘

集思堂

先以一誠格斯能衆正招要來堂下蔑勿徇帳中超

生意堂

碩果食難盡真机運不停岷峨幾霜雪依舊草青青

龍虎屏

不逐風雲去盡求山澤安
祗憐當筆者空作畫屏看

友石

卓爾有所立儼然即之温
他疑攻玉異交誼斷金存

吟嘯

坐却并州騎行思楚澤
漁斯亭看斯客斯意竟何如

橫舟

不早浮槎去焉能固水行
叩舷誰共語載不盡高情

六角亭

四維風折勢一片雪同規
花竹叢間着開樽淪茗宜

枕上偶成

官轍驅馳徧四郊
老來於此尚投膠
綢繆先事心為碎
展轉中宵睫不交
貪鼠驅無容出穴
驚鳥疑恐沸安巢
燈殘衾薄新寒力
聽徹更籌五、敲

思歸偶成

春來便擬問歸津
轉眼江流若許深
六十歲翁窮塞客
八千里路故鄉心
鶻啼月樹添征思
鵲語風簷悞好音
只有雲山遮不斷
夢隨蝴蝶過家林

又

杜鵑一自聽天津
南北紛、患轉深
備謹徹桑疋成事
憂形恤緯老臣心
驚聞邊信多垂語
喜動鄉情帶楚音
若得君王放歸去
便陪蓮社訪東林

題五興菴壁 五言三首

禪榻一覺睡冬宵五更長窓透清風入枕邊松栢香
秋盡菊都荒蜂猶採蜜忙何如龜縮殼此際已深藏
拂石坐小橋臨流俯清泚松聲與禽聲可以醒吾耳

自湘赴廣道間十詠

永州曉行

推枕月微明登車曉五更啼破千山曉枝禽三兩聲

李花

昨夜孤村宿春深人寂寒庭前一株李為我縞中宵

飛燕

瞥見誰家燕繞鷺社日臨洛花移種否喚起故園心

蘭花

行盡離騷國春深未見蘭容非隱君子甘老蕨薇間

山樊

不見花開處香浮七里村試從風外覓端是有山樊

古木

古木列官道春風老幹柯炎涼知幾變來往閱人多

湘竹

攸竹起嬾虞因怀二女居君淚夫人淚思歎抑怨歎

蟠松

紅紫競芳叢中蟠一古松春風自來去吹不動蒼龍

桃李

仙李明炫夜天桃艷當春便將花作主聘英玉為人

全州道間 六言

竹裏幾椽茅屋門前一樹桃花布袖蒿簪笑語鴉豚
社酒山家
巷陌高題儀鳳橋梁橫卧長虹十里江山福地蒲城
桃李春風
林鳩禽鳴高樹溪橋人立危欄芳草鋪平線野白雲
界破青山

過黃州和共山高寒韻 七言

千古江山一覽間老瞞於此膽曾寒凭高要起乘風
志肯把閑情作鴨欄

登壽沙樓和抑齋韻

黃葉滿林霜尚輕蓼花被岸水犹生坐邀一段瀟湘
勝元出釣陶手作成

白鷺洲邊多古寺翠微陰裏盡人煙當時曾對掀髯
笑今問老龍何處眠
江湖已老犹為吏心境俱清即是仙聊挹層崖荐湘
菊一時人在小壺天

雪夜不寐偶成

底事陽和尚未回書雲已久未逢梅忽然風逆清香
至花在誰家園裏開
意外風声又雪声初更展轉到三更枕边自作推敲

態吟得詩成夢亦成

洪雲巖有和謝之

春近衡峯鴈又回老怀休憶故山梅花期是則江南
早、晚湘南也解開

聽徹虛簷蔌、声鐵衣冰骨記身更如今休憶鵝池
路縱竭龍鍾做不成

夜坐用韻簡劉朔齋洪雲巖

一線春從地脉回工夫先是到江梅雪边竟覓半標
別曾向玉堂、上開

風撼松梢夜作声月昏水淺歲將更江頭不用嫌淒
冷滕六分明玉汝成

用韻答紙衾簡雲巖

骨胎盡出先生楮醉夢常宜處士梅席上雪鋪便我
寢帳中風動任渠開
歌枕犹存舒卷声覆寒時典寢衣更價廉功倍人
煥一幅春風造化

又用韻簡朔齋

霜透青綾暖弗回冰侵鶴骨瘦於梅床頭幸有溪藤
製喚起家僮亟展開

僮擁蒲穰不作声起未城上已殘更卷衾还却披衣
出此際如何睡得成

又和答雲岩

翠箔香銷曉夢回驚殘樓角動寒梅夜未頗覺風霜
薄問訊南枝開未開
冰柱劉又素有声詩筒毋惜僕頻更鴛鴦瓦上犹留
伴一霎南風又釀成

湘潭道間農家

三兩人家松栢林翁垂霜髮媪釵荆兒耕婦織輸官
了山茗村醪樂此生
竹外流泉逸屋鳴田頭有水不憂晴春來豈問芳菲
事只辨犁鋤要早耕

登嶽寺悅亭

十年兩度看山來雲瑣融峯特地開辨取籃輿劣勝

處南邊無事嶺頭回

禹栢

奕、衡山禹甸之功成手植萬年枝蒼然柯派孤根
出如見九州疏濬時
星嶽鍾為一木奇霜皮剥落類胼胝生從洛水初平
日閱盡青山無老時

衡陽道間

滿林松竹翠交加路過衡陽得幾家門傍粉墻人寂
寂一陂春水數株花
聽徹山雞喚雨声東風未肯放新晴行人莫嘆泥塗
苦且幸田家得水耕

風着征裘怯晚寒一番春事在征鞍羞聽後騎鳴笳
鼓羸得兒童夾道看

賦新茶

建嶺人誇第一綱湘中蟄後已先嘗雖然聲價殊官
焙反竟山家氣味長

賦廬山五言

地據九江匯天教五老看孤標橫碧落百里見青巒
星斗光堪摘煙霞秀可餐何時謝人事膏秣以從盤

過小孤

孤立江淮地中分南北天洪流衝巨塊對峙東平川
屹若壁千仞遠之螺一拳誰將牛女比斯事豈其然

阻風池州界

擬以風斯下胡然日在茲一頭聊且避八面欲何施
坎有險如此需于沙待之姑陪鵬力厚萬里看南為

望九華

猶記午橋邊曾吟太華蓮浮生春夢耳山色故人然
翠滴層巒雨青橫一抹煙何時身此境濯我以清泉
竹銅陵道

夜報風姨息曉乘波后平江涵一鏡淨山列兩眉橫
依約燃犀處分明倒蔗生徐行戒舟子勿使白鷗驚
道間苦熱

火傘漾中流炎風撼葉舟熱幾堪炙手矮莫可擡頭

晝困杯為却宵蚊扇不休清涼一榻地得此足優游

宿宜興禪房

冬當初月後天欲試霜時永夜絕人語新寒聽鴈知
壯心憂國在老計入山且莫作邯鄲夢蕭蕭鬢已絲
送子倅當塗

久歷家庭役今欣羽翼成此行為別駕早步可顯城
常整韋絃佩要持冰檠聲山林佚吾老有子足光榮

挽蹇都官

風槩推諸老霜臺偉壯游握蘭且入從剖竹乃為州
早為庭闈佚晚猶鄉國憂甘棠遺笏在袞下有公侯
傾蓋荊州日揚旌蘭澧時相為王事慮猶以歲寒期

筆寄嗟麟絕言忠勿駟追典刑今已矣老淚不勝悲

淡滄陳校勘以詩藁求序答之古靈之後

挺秀古靈基來為學子師壯心存遠業余力付新詩
闊步雲霄了細吟風月且老來無軟語敢以此相期
先生杖屨所童子鈎游曾遺我奇哉作非吾耄矣能
柳凋懷故老梅小類新明喚醒黃梁夢書幃二尺燈
丁巳到宜興墳庵

歸來閑未久老去役何堪未遠蜀天北又之湘水南
奔馳緣未足辛苦分當甘徒羨林泉適長年在在庵

和晦庵先生定玉臺韻

前五千載後奕代幾人來漢事一松土湘祠數仞臺

山容青拱揖樹影綠周迴客有登臨者犹存陟岵哀

送子倅返春

已佐當塗郡春臺再往臨勿言官是贅常以國為心
勉、思金壁頻、寄抵金史君天下士深雪奉規箴
愛子喜能任恋親犹欲留肯堂斯室就不稼曷禾收
持此一廉往倅然千里游彼邦存學記熟復勿貽羞

登壽沙和抑齋韻

境占祝融勝鎮從盤右來車航一都會鼎鼐幾樓臺
遠水便鷗狎前峯約鴈回當思牧民意保養甚于胎

跋衡山魯尉持示秀溪翰墨

故人木已拱妙墨尚春温三復家庭語一如樽酒論

竹林毋負藉蘭砌要追元室此犹圭璧流芳在後昆

行湘潭道

古驛湘潭道人家松竹林山連梅外遠春入柳边深
征騎雖欣霽耕犁久望陰貂裘嗟已弊犹怯老寒侵

宿梅下

春事已十一梅花總兩三青煙回野燒翠藹護晴嵐
風暖鴈將北日遲人漸南病餘宜緩轡勿用客程貪

宿千坵市曉行

夜宿三家市晨征十里程竹輿衝霧去草屐帶霜行
無犬花村吠有雞茅店鳴湖南真樂土鄰析莫相驚

宿中洞

松老傲前嶺梅疎卧淺溪避風巢上鵲喚雨竹間雞
野迥夕犹牧田乾春未犁路迢人倦甚只向近林棲
宿巖市

登陟天犹暝棲回日已西形軀一萍梗襟袖半塵泥
夾道松成徑誰家花滿蹊定臺凝望遠煙草正萋萋

過衡陽晚宿

雨後春寒力山前夕照斜身犹尋壘燕声雜宿林鴉
過嶺尚十里隔村能幾家毋嫌茅店惡窓下有梅花

將到永州宿村舍

野宿孤村迥山行十里荒犢眠衰草壤馬踏落梅香
入眼春晴薄打頭風勢揚莫嗟登陟苦明日看瀟湘

過永州道間

雨久農憂燥風多客苦埃犹寒鶯未出將社燕还來
桃放紅凝臉梅飄粉褪腮春山如舊識一笑病顏開
永州城南一士夫家可愛

二水城南路誰人處士家不為軒冕累盡洗市塵華
庭立竹千箇墻留梅數花吾廬歸未得對此重咨嗟
道間紀事

漸遠零陵道前瞻驛賒路傍多古木村外少人家
礙眼雲遮岫薄情風落花堪憐艷陽月汨汨走塵沙

自和

旅頓飯足飽村帘酒莫賒暮齡嗟客路春事屬山家

巖長竹將笋梅殘李始花問翁何處去巖外有煙沙

入清湘界

漸近湘山境土風清且饒林壑接墟市水竹帶溪橋
焙出新茶煮甯垂老酒招春和民氣樂幾日是花朝

和清湘驛願齋韻

天典粵相接嶺由秦始開隔林禽散亂尋壘燕驚猜
芳草春無盡長亭人幾來山川作時雨萬里洗煙埃

過吳安塔寺僧以先世詩來偶賦

嶺右水分脊湖南山盡頭壘聲通海遠塔影揮天浮
香接室坊界星聯銅柱州祖孫凡幾到亦是宿緣不

入吳安界

路入吳安境風光異昔年山川雖好在井邑頓凄然
雨打半額屋煙荒未闢田起丁征糶急官府為防邊

過靈川縣

去々靈川境晴嵐帶暮煙檳榔新滿市榕樹老參天
春委工於水犁資手以佃淒涼海天角何事羽書傳

已酉六月阻水于宜春道間楓樹客有錄示

去國二千里離家五十程炎歊無計避憂患以身更
誤矣駢鸞句傷哉紙牘情何時拂衣去藜藿保餘生

挽史魯公

經濟由身致安危注意深威名振夷夏歲月付山林
世望一老在天胡二豎侵蓋棺公論定不泯是人心

自出权衡下尝從履屐間舊游今歷落往事幾危艱
紀德哀辭痛酬知老淚潛哲人今已矣竟夢逸鄆山
過江陵寄陳次賈

檐簷往解蜀山紛歸舸徑行老幾分楚國喜誇新令
尹霸陵疇識故將軍相逢舉酒酌江月一笑携書訪
岫雲乞得身閑了無事但知耕鑿感吾君

岳陽送管順甫還清湘

度嶺來荆又戍西驚濤險棧盡同之七年相與犹一
日萬里偕還分兩岐若隱我歸終此世室坊君到出
何時交情果未輕捐弃回首毋忘贈別詩

過鄂渚登南樓

壯游幾度上南樓今度重来二十秋俯仰之間只犹
昨登臨何處是無愁好山常在世青眼此水如斯人
白頭老吳未闌明月上歸歛笠澤有扁舟

和劉疏軒雪堂韻

因君郢調問前蹤賢者斯能樂雪宮四海香名寰宇
外百年公論黨碑中癯然鶴骨存生氣寂甚鷲膠續
古風留得墨池芳潤在草元犹可憶楊雄

和疏軒琵琶亭韻

高亭俯瞰蓼蘋洲人老香山月自秋遇耳好音堪一
笑傷心往事只輕漚休嗟塞上明妃調且送江頭過
客舟壯士首為兒女淚柔腸一任惱蘇州

望富池卷雪樓作

忠貫義娥勇冠軍虎臣勲烈在三分江東父老犹王
我天下英雄有使君萬頃怒濤翻白雪一樓晴靄插
紅雲我来多謝神鴉力風送牙檣意許勤

阻風黃盆口

三日江行兩日風短蓬掀舞浪花中危疑正貴須臾
忍靜定將收造化功休嘆退飛犹六鷗會看遇順若
孤鴻挽回一息南薰力穩送征檣秋浦東

戊戌冬護軍援廬濡自柵江入今日過之恍
然如昨夢因成

隔江屯塢自孫吳犹記孤軍出此塗閱十九年如夢

竟歷千萬里幾馳驅月沉荒壘馬橫塞風捲寒沙鴈
宿蘆憶着當時身是膽歸休毋更老江湖

阻風固城湖

歷峽浮江萬里歸一湖乃尔尼留之由吾天籟偶相
值豈汝川靈敢肆欺上水雖饒趨下便北風會有轉
南時浮生只作無心看何用咨々咄々為

固城湖邊即事

孤舟橫岸水潺湲野色天成一段開十數牧兒黃犢
側西三釣叟白鷗間叢々煙樹誰家市淺々雲岫甚
處山風定浪平歸路穩更無竟夢到蕭關
道間即事亦有聞而感慨

八載天涯喜遂歸吳鄉當暑亦相宜茗烹陽羨慰久
間鱸買松江更一奇老樹經風惟柳長新田得雨未
秧遲不因看鏡驚頭白將謂情怀只舊時

過宜興舟中見雪川諸山

八年不見此山青一見殊增老眼明鬢髮已從霜露
改翠屏只在水天橫纖塵不染皆秋色久間相於若
世情朝爽夕佳常領略去來爭似釣舟輕

術士余雲谷求詩和永國韻

心悟元机妙不傳家雖谷口近平泉且談方外山林
樂休說人間將相叔世事何如難逆睹吾生已矣莫
多言未能免俗聊相問更活耕桑得幾年

初到善权香火院

守有宗盟幾百年洪恩新錫出堯天三生香火前因
在一段林峦舊識然華表鶴歸今豈異葛陂龍化古
嘗傳更須行脚江湖了來結雲山不盡緣

丁巳閏月六日登岳陽樓

二十年前典此州徑行中又幾春秋青山面目元無
恙白髮形骸祇自羞客子登臨知有酒古心憂愛在
斯樓凭欄慨想飛吟過水視杯坳芥視舟

長沙郡齋中夜聞雨不寐

簷花窻葉和燈前全似江南鴈到天漸老弗堪秋意
早不眠那為雨声然學儒不力冠非誤善舞何心袖

足旋喚醒幾番閑塞夢蛩吟四壁只年々

徐介軒赴召經從二詩送之

天賦經綸滿壯怀飽於揚歷老其才江東見謂無卿
比今世誰能舍我哉嶺表分弓寬上顧淮頭弄印後
公來玉階宜罄忠言告聞說天边有詔催
袂判平山十五年喜迎召節下樓船交情一見歲寒
在世事幾番春夢然我亦將歸謀佚老公今此去類
登仙一盃且酌長沙酒莫憶燈棊話漢邊

郡圃木犀開第二花

蒼々仙種自誰栽一度秋光兩度開故遣室花裝世
界重教金粟見如來香於月下開樽對意似霜前把

菊催生怕重陽風雨近亟須領略莫遲回

登定王臺

漢恩列土育如春留得芳名遠到今幾換人民此城
郭回圍闐闐有山林見長安日存吾敬望大行雲契
彼心忠孝永貽千載後絕勝易水築黃金
羽旄鍾鼓舊曾游溝葉官花迹尚留耆老遺聞秦雍
土登臨偉觀楚湘州月明故國存千祀木落空山又
一秋極目長天詩不盡西風吹鴈使人愁

九日登壽沙城樓

偶因萸菊到城頭手攬瀟湘一片秋西北黃塵清遠
徼東南紫氣盛中州衆山環拱皆衡麓一水橫陳是

橘洲且酌芳樽醉千古去來鷗鴈自沉浮

自和

老態龍鍾雪滿頭黃花招我對清秋東籬幸可安居
土南服何堪典此州莫憶風巾游漢渚早呼雨笠訪
滄洲明年把酒知何處預約家僮釀蟻浮

立春後登裴公亭時已解郡組

公餘贏得片時休徙倚危亭豁倦眸屹々獨存今嶽
阜滔々不盡古湘流犹看雪意微茫在頓覺春光賅
蕩浮率酒莫論今古事只將身世付沙鷗

登妙高臺

占得湘中地最高山川端欲助人豪萍蓬江海通吳

會蘭芷汀洲帶楚騷人住翠微藏夕靄水連碧落見
秋毫闌干立盡家何許徒賦歸心折大刀

和蕭石城袖示壬午李漕革夫勸駕詩

閱三十載墨犹新公是當時第一人馬革伏波慚立
柱羊裘嚴瀨老垂綸觀賓可以現其主在子勝如在
乃身多少汗顏君袖手憑誰辛酒問穹昊

道間見梅

虛簷索笑幾逡巡不得春風不肯春忽覩冰肌傍官
路相逢霜鬢在征塵冷渠孤迥犹寒暖慰我漂搖類
故人犹賴東君不肖弃枝無南北一番新

衡陽道間即事

衡山九十里衡陽風物熙然冠楚鄉古木千章屯翠
幄小溪數曲卧虹梁雨蔬旋摘充庖美社酒新籩透
甕香村舍春長無一事門前車馬任渠忙

午行即事

數日征行喜得晴山明溪秀翠為屏竹間梅出數枝
白松外山橫幾疊青人漸採茶登隴阜家多釀秫市
郵亭短輿午困几成夢雨一枝禽為喚醒

過衡州值雨偶賦

行盡瀟湘第幾山短輿輒一費躋攀柳邊官驛埃十
里竹裏人家屋數間宿靄弄陰風料峭春泥障路雨
爛斑韶華袞一成虛擲強托清吟解病顏

入祁陽縣界即事

境入祁陽驛埃迢道旁煙火頓蕭蕭茅岡叢篠路磊
砢遂舍扃柴人寂寥市粒頗艱綠歲儉野芳交發自
春饒扶藜勇過黃巖嶺知竭精忠答聖朝

宿祁陽題縣驛

垂垂白髮老相催末路崎嶇穀又推萬里備更霜雪
苦十年重入瘴鄉來休思往事驂鸞去恍類前身化
鶴回行盡瀟湘春脉脉故人惟有道邊梅

永州四十里頭偶賦題郡驛

病軀羸馬陟崔嵬撲面征塵抖擻開萬古春愁借山
隔幾番風信把花催染成湘淚笑隣竹飄作壽粧嗟

辱梅撚盡吟髭無柰困亟呼茗椀勝村醅

道間梅花可愛風後無復存者

可恨封姨妬王奴飄殘羽袂委泥塗香余江路詩傳

甫影落孤山仙去速桃李兒曹從後我竹松朋友肯

踈吾夢回紙帳身為爍留得拖蓬數尺圖

離永州宿愚溪十里村

冷落愚溪十里村暫容車騎憇柴門松荒頓憶陶潛

隱梅落難招宋玉兔累日有風春自暖今宵無月夜

雖昏勿令鼓角鳴行帳田舍將疑有戍屯

晚宿大塘市

僕、征鞍日向西相將山色界湘灘農多火種春猶

燒客每露行朝未炊燕傍人家犹細認馬行官道似

曾知眼前風物紀無盡贖費吟鞭幾首詩

宿深橋驛

湘浦纔春已着鞭依稀漸近劝耕天山櫻花落紅飄

雨野草燒殘青入烟雲接嶺頭陰漠、泉流澗底響

涓、嚴關兩入知非偶重扣宝坊占宿緣

轎中午困啜茶偶成

行盡湘中一月春霜髭幾欲染緇塵山無重數幾何

路花不知名俱可人午困得茶聊吻潤春愁着柳亦

眉顰天教早辦公家事乞取身歸笠澤濱

夜雨復晴

雨欲今朝忽又晴客塗憂緯為閑情木多未葉春幾
槁桃已皆花水未生宿麥既辜秋隴種新秧止僎早
田耕螽龍何處深淵睡乞取霆声為喚驚

至清湘驛和已酉壁間韻

冰霜染得鬢毛深又復鈎輶聽嶺禽老馬已非筋力
舊好山重見面顏今地饒風物皆春意天念塵煩為
午陰轉首十年成一夢龍蛇滿壁富新音

將至桂林戒母作詩飲酒

誤領元戎太乙旗提封四履鎮南離旋倪爭向道塗
看名姓亦為蚩微知時務正殷母事酒春光雖好莫
言詩經營都了家山去此是從容觴詠時

勸駕桂林鄉舉

十年復此泣文盟喜得名邦歲貢英宴啓鹿鳴珠照
乘堂開鵬運玉連城梅花雪裏傳魁信桂子風前送
客程若到天庭問南事細陳長策為銷兵

送子守衡州

鴈峯自昔號名州尔既難辭我莫留臨政毋忘宣上
德持身謹勿遺親羞當令民誦循良守固俾人譏恩
澤侯國事正殷宜龜勉明年吾自問歸舟

己未元日寄子

子在衡州我桂州兩州相望共承流天回北斗又華
旦人立東風正黑頭新歲五更三節序老夫六十二

春秋何時共對屠蘇飲應念孤雲為倚樓

別叔瀘帥朱杞材太社

猶記衝寒沂峽來相期偕至亦偕回朝廷有詔許歸
老藩岳無人值借才顧我周年嗟已矣如君英略勉
之哉度瀘要了經營事心放公平手放開

過新灘作出峽行

蜀道登天難尤難沂流入自峽上夔渝江險灘節密
前年衝寒來水落且石出寄命竹一縷寸挽退或尺
旬宣愧因功在戊辛道責仁哉聖主息有詔許歸佚
匆、乘月下初值朱明律常年挑漲後此際梅潦溢
危漩若釜沸驚湍如矢激今年獨何異水勢平於席

僅添半篙綠穩泛萬頃碧縱橫順瀆淖隱見辨沙磧
毋庸事盤灘了不惧觸石一日涪州岸三宿雲安邑
灑灑潏潏山骨底柱屹中立巫峯披宿霧竒哉翠欲滴
建瓴高屋易百里一瞬息安然中流坐恍若前山失
舟輕蜚鳥過岸駛脫兔疾伊灘以新名此水慮微澁
黎明報船步數尺長一夕波臣信有助棹師喜何劇
前竿莫後柁櫓六視聽一招呼左右向心手應相得
所取無釐差其大如繩直載瞻洛川祠不遠西陵驛
倏焉飛廉怒捲起浪濤白篙蓬掀欲舞縷纜繫惟亟
凡我同舟人相顧几動色與言太川涉疇為迅諸易
古諺固有云飄風不終日須臾棹歌發安危在漏刻

衰遲嗟我生險阻几身歷萍梗徧江海星霜老疆場
此行亦良苦豈敢計終吉始入凡四旬今出僅更浹
行止非人為扶持有神力辦香荐牲酒對越寸衷赤
自茲丘樊歸謹無以形役晚來賀平善詩以紀其實

阻風太湖沙糖港

歸程雪邊來四旬六千里瞿唐過灩澦洞庭至彭蠡
涉歷天下險心有如此水揭來太湖濱到家步纔跬
胡貽蜚廉怒相挾馮夷氏驚颺畫而作駭浪暮不已
令人向洋嘆可望不可迤組練前陳扼銀屋平地起
逡巡問維楫飄泊委蘆葦歸心苦何遽短棹姑小艤
雲聞強則避事當順而理平明遲解纜天宇果新霽

金烏甫生東魚龍首俱弭上下大圓鏡四面平如紙
天公翻覆手風后吹噓是巽轉而之坤帆去隨所指
出湖且入港曾不片時尔前津問錫麓弗遠尺有只
舟人顧相賀昨憂變今喜我生客江湖噫嘻嗟老矣
可以速則速時當止則止豈惟行舟然世事只如此
由茲石塘出此去皆坦履歸來荷聖恩全家賴天賜
息陰亟休影杜門以却執

題張醫論活庵

用藥如用兵命醫猶命將醫良則身安將良則師壯
表裏孰虛寔存亡在俯仰能出康濟方憂慮危急狀
活法雖指間活机寓心上活國與活人一忠乃可仗

我願將皆方虎醫扁倉四海生民舉無恙

湘南樓落成和林書記韻

樂郊從昔推南州今控西鄙猶心喉碧虛境界富登
覽前賢故址存風流斯樓枕江屹雉堞俯瞰寒碧潛
蟠蚪夕佳朝爽在几席岸巾柱笏供遨頭邇年胡雛
肆狙伺南北不間風馬牛經營墉壑備亭障旗鼓謹
亮雄誰樓常然東壁乃頭角適與壤會將誰修斯何
時也事斯役或者食肉非良謀緬懷昨夢閱十載不
謂白首重來游雖然左腹證日急類捨劍棧窺江油
視茲罅漏弗補葺毋乃間暇忘綢繆梓人餘力建重
屋吾意正豈舒吾眸三湘百粵類砥柱金城頌江

浮、黃茅薰灸為墮水不費矢鏃空群酋疇其載筆
紀崖石落成且也陳觥籌築惟甲戌繼費誓城沂亦
做書春秋吾皇神武光四表自此醜類豈復能虔劉
佳哉此詩幕中彥孤凰一鳴驚羣啾帶筇梅雪又絕
響眼前有景君兼收謾搜枯腹欲紹續抵覺顏汗包
醉羞

挽尤端明四首

身際乾淳盛家傳祖笏業典刑周大雅人物魯靈光
厚德千鈞重明時一鑑亡哲人今已矣夢卜負岩廊
渡江無故老文武少全材金玉其相者朝廷有幾哉
鑿坡資潤色虎帳壯規恢盍展經綸蘊登調鼎鼎梅

自入烏公府受知三十秋水魚承雅眷風鶴記良筹
一意人才進平居國事憂絲桐且東閣誰似子期不
憶昨趨湘水公歸問錫山惜時為俗累欠往拜師顏
不接親溫厲疇其念險艱莫持雞炙去老淚不勝潛

庚申病中作

六十三年憂患鄉人言晚景尚悠長不知氣鬱致痰
厥忽尔異證生微茫操修弗遂仁者壽治療倍費醫
之良今將累日未痊愈自知不善攝養貽天殃頭目
昏眩手足不能動偃然一榻殊徬徨光搖兩目皎無
寐汗流四体痛欲僵縱然未即致幻化惟恐廢棄難
安強人生修短固定數不必以此縈吾腸枝披葉殞

待風寒根本弗固安能當平生蹤跡等一夢未必可
保風燈光兒女滿前無顧憇家山何許莫思量是非
得失一勾斷萬事盡付之遺忘寧神定慮聽造物至
此收拾甘埽藏門前風月正清朗符到即去庸何傷
珍重諸公各宜自愛

記十五夜星犯月

兩月之前星入斗疇昔之夜星入月入斗前史驗虜
走入月韓詩應敵滅昭然垂象不輕示適驗天心厭
胡羯此胡蠶食諸戎盡雲擾中原野流血去年突然
渡江左幾欲長驅犯京闕使其得氣不擊敗延及生
靈禍何烈衣冠正統幸陰佑依然天塹限南北乃知

碩果弗盡剥東南生意不終絕吾皇修德務飭已
悔悟一念足對越正當歲星在吳分不待一言退熒
惑胡運百載天將云雨星炯々豈虛設自今有道守
四夷海寓一家混吳越病夫得復見太平願以餘年
老農業

庚申十月自桂歸資壽作

三載煙嵐在嶺陬幾番清夢到松楸每憐老子身閑
塞長憶童時某水丘今得歸來訪漁隱不妨高卧老
菟裘據鞍矍鑠成何事徒愧平生馬少游

歸善叔謝福岩

強健南游抱病還鬢毛剥落足蹒跚喜觀雲衲酬前

約莫聽家僮說舊官幸免如陵羞在隴將期同愿老
於盤當家公案師拈出更向三山石上看

勉時思玉和尚留

百壁者十年桑下者一宿時止則止行則行可久則
久速則速時思老子苦硬人孤雲其心身槁木三年
牢落此山中禪衲爭歸衆魔伏平時欲定方外交白
石清泉正相屬我歸師去人謂何母乃欲善其身獨
巾瓶到處即為家何必江湖苦馳逐若還飛錫出門
去此一辦香誰與續得住且住則為佳敬以此為上
人祝

福岩再過公安贈行

記得桂林臨別勸師緊閉禪關又被如來牽率未容
高卧雲山

浙境欲留師住荆人爭望師來要是因緣未了不妨
兩地裴回
方籍名山作主胡然舊席重開了却江湖願力切須
早歸來

餞管制幹

畫諾三边賴一賢憐余東下病纏綿驅馳不憚數千
里繾綣相於十二年我老已辜康樂屐以不良君行
快着祖生鞭祗慙無力堪吹送雪意垂垂餞去船

辛酉首夏余雲谷自四明來訪且錄示丙辰

年所和永國韻恍然喚起昨夢嗟壯健之不
可復得今病廢無它問謾書五十六字謝之

時病稍未愈

禪榻相逢六載前當時駑力尚堪鞭繼更煙瘴為形
役徧歷風濤不意全思舊仙游嗟已遠老軀痿廢抑
誰憐而今莫問人間事得正孤丘是甚年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

可齋續藁後卷之十一

詞

蘭陵王 甲寅初度和次賈韻

問梁益天設金城鐵壁西風外依約鴈來還振關山
 舊秋色三秦聽漢檄遠恨綿、脈、頻年事虛擲桑
 陰禱允諸人竟何策 彤弓誤殊錫悵活國難醫林
 世須佛平生本藉毛錐力对弧矢初度滿頭白髮何
 堪兵衛疊盡戟咄青史陳蹟 酒石羨王績任擊缶
 呼天此樂何處奚須太息驚前席望天閣休待夢如
 陶翼柳邊春後放定遠出西域

入声甘州 送吳峽州

問西陵治比漢河南若為遽東歸正峽江衣巾中流
我共一檝杭之倏聽攀轅告語公去袴襦誰賴有甘
棠在人口如碑 百尺樓頭徙倚託綢繆桑上幾對
燈棊指鷺洲何処心事想鷗知向江湖毋忘魏闕正
吾皇當饋急賢時徑綸事更須玩易勿但言詩

水調歌頭

甲寅壽劉舍人

序正象占瓊吉叶夢維熊身隨金粟出世香滿小山
叢鐵券丹書家世朱閣青氈步武名字在堯聰鷓鴣
健雲翮聊尔待西風 功名事書劍裏笑談中江濤
衮衮如此天豈老英雄 先我甲庚三日伴子春秋千
歲何幸舉樽同歌以壽南澗願學稼軒翁

臨江仙

甲寅中秋和劉舍人賞月

同此三秋端正月地高先得光輝分明身世玉琉璃
不妨人未老長與月相期 我有芳尊供翫事從渠
魏鶴無枝直須飲到五更時大家眠玉界莫羨宴瑤
地

水龍吟

甲寅中秋

楚鄉三載中秋倚樓輒值蕭蕭雨澄空向午廉纖數
點又疑虛度卷起雲鬟掣開粧鑑喜瞻眉宇問常娥
丰貌間何闊矣元不老只如故 見了悄然無語但
令人不堪懷古老蟾應記舊時人物孫劉陶庾俯仰
皆空陰晴何恨芳樽頻舉問他年憶取今宵人如許

月如許

水調歌頭 再賦

可愛十分月都無一點雲清光是處皆有渾不許人
分独是大江深處一片水晶世界髣髴有微痕生到
夜深際萬籟寂無聞 典諸君同一笑奉芳樽素娥
自有佳句何必命紅裙頃刻參橫斗轉歸去華胥一
竟翫事任紛紛我袖有玉斧當為整乾坤

眼見媚和八憲叔韻送之

公歸東里我西州楓荻楚天秋烏檣轉首莫雲江樹
落日沙頭 瞿唐此去風濤惡寧願買胡留明年春
晚松江笠澤歸約追遊

大酺和陳次賈贈行韻

對劍花凝筍葉捲天宇塵清聲肅樓船催解處正日
戈夕照風旗西轟虎戰龍爭人非地是形勢昔雄三
國景升今何在悵婆婆老子奚堪荆牧豈自古常言
力寧鬪智寧如福 西征非太速奈臣職難負君
王囑嗟往事祁山抗表劍閣刊銘祗成墮甑并空軸
喜聽平安信豈止為區區一竹蛟蟲類笑談逐王閔
歸老不願封侯食肉願還太平舊蜀

浪淘沙舟泊李家步

斜日掛汀洲帆影悠悠碧雲合處是吳頭幾片塞蘆
三兩鴈人立清秋 柳外莫停舟休問閑愁人生江

海一萍浮世路相期如此水萬里安流
八声甘州登經濟樓

上魏樓指顧劍東西依然舊江山張誰為荆棘委渠
天險薄我風塞金甌經營幾載鴻鴈尚漂殘一片迷
棋局着手良難 犹幸紅旗破賊有竹边新報喜聽
平安問紛人遺事一笑付凭欄願天驅五丁壯士挽
岷峨生意與春还斜陽外夢回芳草人老蕭關

滿紅江 乙卯詠海棠

纔過新正能幾日海棠開了將謂是睡犹未足嫣然
何笑一片殷紅新錦樣天机知費春多少更芳期不
待燕黄昏鴛清曉 花舊說南昌好花宜占東風早

想香霏地近融和偏巧佳句流傳千古在石湖不見
坡翁老倩何人寄驛報家山教知道

自和

自入春來花信費幾番風了先付與紅粧萬點蒼顏
一笑舊說沉香亭北似今雖濯錦江頭少最可人枝
上月籠春煙含曉 享會拚花王好嘉聘惜梅花早
對芳容細翫天然新巧羯鼓不須催太甚霓裳易散
梨園老任杜鵑犹自殿韶華呼殷道

謁金門

風又雨芳事匆匆如旅借問甚時纔百五東君渾弗
顧 紅紫園林幾許橫笛數声何處桃漲連天歸未

去客和春且駐

又

春且駐休惜殘紅無主柳色青青还未絮牡丹犹待
雨金鴨沉煙一縷人在紗窗覓句鬢歸家山三月
暮隔簾聞燕語

水調歌頭

暑中得雨

今歲渝州熱過似嶺南州火流石鏢如鏃尤更熾於
秋竟日襟常霑汗中夕寔無停手幾至欲焦頭世豈
乏涼境老向此山囚 賴蒼靈憐赤子起龍湫刹那
頃耳天瓢傾下足西疇蕩滌兩間炎酷蘇醒一番枯
槁民瘼庶其瘳清入詩脾裏一笑解吾憂

又蒲制帥以喜雨韻為壽和以謝之

兩歲是六袞萬里客他州一眉新月西掛又報桂花
秋想見吳中稚子已辦秫田數頃更種橘千頭堪笑
新亭酒空効楚人囚 飯甘麓衣任惡屋從湫世緣
道眼看破聞早問先疇這服清涼散子多在病坊弗
悟美疾甚時瘳膏秣掃盤去無樂亦無憂

沁園春

乙卯初度和程都大韻

雪山有緣白首重來信不偶然張愴悽未洗平戎何
策英靈不絕賴蜀多賢耆舊二三甲兵百万力障狂
瀾回巨川秋声静共巍樓把酒自足籌邊 何人為
我箋天為用此客星留并躔正柴桑栗里稻肥蟹健

松江笠澤蓴羹鱸鮮百計求
閑一歸未得便得歸閑
能幾年持公賦待後堂新
唱誇語豈宣

一剪梅 乙卯中秋

人生能有幾中秋人自多愁月又何愁
老娥今夜為誰羞雲意悠悠雨意悠悠
自憐蹤跡等萍浮去歲荆州今歲渝州
可人誰與共斯樓歸去休休睡去休

沁園春 乙卯詠桂

晚出千林中立三秋清哉此花自鷺峯移下
碎成玉屑蟾宮分到綴作金葩粟許來微薰
天聲價較楚蕙庾梅還韻此真竒也但餐
沆瀣不染繁華酒邊一

笑娉娉疑香醉山中尊者家
悵塵埃俗狀強顏羞對風騷墨客
樂事堪誇月照鏡清露濃尤馥飲待夜深
應更佳始容我膽瓶斜插卧看窻紗

自和

一種孤菱四出清芬半秋始花只些兒
肌骨總踰一芥許多韻度迥壓羣葩
得雨相催隨風所到較七里山樊尤遠
此九湖南各桂紛之輩笑渠儂桃李徒競春華
試容老子婆婆恍身在廣寒仙子家
任殷勤喚酒恣從君賞徘徊待月賸
向人誇我有家林舊栽岩壑得歸去
相延方是佳姑先約拚共橫船玉教墮巾紗

水龍吟 送吳季中赴省

江頭雨過黃花片帆催向春闈去兩年共我風舟問
峽霜砧聞楚定遠從軍慈恩策第豈堪同語謾咨嗟
人事分明天意廣寒闕待平步 健筆凌雲如許看
新年榜登龍虎轉頭却笑弓刀塞上麗官何取海闊
鵬搏途窮馬老不勝離緒過舊游人問征夫煩為說
戍邊苦

再和

天涯舍我先歸還知我以何時去浮生萍梗南轅北
旆之吳之楚豈偶然哉祗堪一笑無庸多語向臨岐
賦別丁寧祝望竿百尺進一步 其柰頭顱如許更

藩籬穴狡據虎良机一失付之誰手探囊堪取君對
天庭上咨西事歷陳條緒問相如漢指來宣果何益
亦何苦

沁園春 送喬賓王

二十年前黃州竹樓共釀好春記淮堧江表羣賢畢
集清明上巳二美相并一枕黃梁滿頭白髮屈指舊
游能幾入堪嗟短恨光陰易老犹困西塵 今朝又
值良辰空想像長安天氣新問蘭亭癸丑雪堂壬戌
倏成疇昔將似來今觴泛流泉茗煮新火領略韶華
聊嘯吟鸚洲去有故人相問為語歸音

又 喬賓王有和再用韻

咄、衰翁向羽書中人過一春正老懷夢想扁舟訪
剡壯圖慙負萬里城并溟翼上之冀羣羊空矣自此陽
關無故人岷江路憶一番風浪三月煙塵美哉樂
事良辰正好趁東門官柳新且舒晴慷慨何須感舊
轉頭解后未必犹今問訊南樓勞还西戍君為楚歌
儂越吟眉黃近怕洛涯催出便有佳音

又丙辰歸里和八憲叔韻

萬里戍邊八載去家始遂一歸帳中年早歷虎頭兵
幘平生屢建豹尾神旗乞得開身毋庸多議感荷九
重淵聽知當時事似狂瀾欲倒孰障東之天教狂
虜灰飛更莫問兒郎存血衣把雪裹霜帽絕交楚徼

兩蓑風笠投老吳磯

江上有吳磯借用

徑與松荒人同鶴在

交友晚天星樣稀從今去共麴生相約願樂清時

又送章漕赴詔

極目江濤不有人為其能國乎偉故家風烈激揚手
段平生踐履精密工夫冰漕功成月卿召入小却犹
當登從塗斯行也非紀綱省闈定尹京都猗歟願
疾其驅彈指頃暑收秋又初向玉階方寸親承溫問
金城十二細述嘉謨召雲船邊藕花香裏念人在洞
庭青草湖它年事約携東老酒附洛英圖

又送洪漕使憲圖

天目山房洪崖老仙親授一燈自撮草參籌賓筵領

神鼎梅助味省闔叔衡華國文章立朝風力犹有老
成人典刑如公樣盍夜趨宣室晝對延英乘軺惠
我湘民作翼軫中間一福星正千艘漕玉張頤西嶠
單車把繡將指南闕過關留中歷階而上方值漢朝
更化新南中事若君王問及老弟能勝

蒲江紅 丙辰生初自賦

明日生初还知否明年六十嗟老矣滿頭都滿寸心
犹赤三十載間塵土倚幾千里外風濤役賴君天許
放故山歸思無極出而作入而息美可茹鮮可食
任浩書空咄禹笑人寂斷國謀臣非我事抱孫弄子
聊吾適且從今時復一中之盃中物

又 賦贈前三

今歲瀟湘真箇見嘉平三白闌闌裏無非和氣不知
寒色宇宙幻成清淨境了無一点紅塵入問太空此
瑞自何來君王德 歌笑是兔園客辛若是鵝池役
任謝家兒女賦嘲紛出洗盡腥膻空万里屏除螟蟻
深千尺向此時何以對梅花呼欢伯

又 洪雲岩劉朔齋用韻

蝶夢驚殘枋佛似東方纔白人報道城疑不夜界幾
無色敲瓦微聽冰線響開窓倏放風花入擁重貂曾
不覺寒侵將何德 呼剡棹行為客平蔡壘何能役
算爭如窮簷高卧閉門毋出安得松江、上去一策

獨釣孫千尺要不持寸鐵和前脩文章伯

又再和

立雪寒窓照肝膽了然明白渾似得齊宮氣象郢樓
顏色天籟無聲隨物應陽春有脚從中入與邦人稽
首謝天工元真德人正作瀟湘客誰謂有藍關役
對江天暮景鵝溪描出銀浪捲飛鷗一片玉枝擎重
龍千尺羨聯鑣曾作嶽峯遊前方伯

又用韻餞朔齋

把燼成吟真壓倒古之元白佳句有雪車冰柱曾無
矜色一點不留煙火氣詩脾時有清風入更嶺邊多
少活人息于公德公自是朝天客應笑我為人役

看時犹多事公須一出琅腹細披忠抱寸龍顏密侍

天威尺借筆端從此潤皇猷翰林伯

又京逆至親舊皆無書再用韻簡雲岩朔齋

聽徹驚鳥起覽鏡頓添頭白曾不見江南人寄一枝
春色風卷龍鱗殘甲下山無虎跡新蹄入磬冰天桂
海使同風修文德三十載江湖客千里閨山役
且付之杯酒何愁西出天女花邊渾似剪誌公杖上
平如尺把富貧都作一般看何什伯

又立春招雲岩再和以謝之

草、春盤那敢賦絲青玉白湘波動鴈怀歸思柳催
行色凍逐寒稍殘雪解暖隨野燒輕煙入奉人間無

物不光輝東皇德 鶯燕報朱門客烏兔老紅塵役
羨翠輶多暇綠花新出捧日東城行應制去天只隔
城南尺起五更檠燭向端闈班常伯

又和立春韻簡雲岩

春自何來深雪裏南枝先白伊祁氏一番陶冶千林
香色弱柳眼回青尚淺小桃腮暈紅將入笑渠儂剪
綵典裁花誇閨德 九十日春還客數千里官為役
看時來鴈隨雲去魚從冰出一脉流通天造化三杯
扶植身閑尺對東皇太乙續離騷需詞伯

又招雲岩朔齋于雷園二公用前雪韻賦梅

萬紫千紅都不似玉奴一白三數夢有冰霜操無脂

粉色長共竹君松友伴豈容蝶使蜂媒入似惠和伊
任典夷清兼三德 能潔已能娛客成子後調羹役
更歲寒風味時然後出春淺吹回羞管寸夜闌吟費
花牋尺炯使星兩々月黃昏真詩伯

賀新郎 送靜齋堂石和朔齋韻

嶺蜀天涯路憶前年檐簷西上旌麾南去誰謂瀟湘
還解后重對燈前笑語挺喬木森々犹故梅外柳邊
官事了記年之曾着元戎府脚訪問舊游處 酒邊
不用傷南浦為御亭百年門戶正煩宗主見說君王
方旰食借筋哺應為吐這官職二郎須做若見時賢
詢小阮願早携襜屨耕春雨嗟矍矍恐遲暮

又再用韻助靜齋之入告

日近長安路喜驂鸞帶簪游戲弓旌招去聞道漢朝
帷幄裏要問奴偶蚩語嗟時事尚茲多故辨取忠謀
宜入告見石洪曾在烏公府須細訪風寒處左荆
右嶺中湘浦願扶持東南溫厚老天張主翹館欽賢
人共說一飯每勤三吐公此去好官須做從吏涇舟
同共濟更綢繆桑土先陰雨喊此虜直朝暮

又丁巳初度自賦

老作星沙守問今年平頭六十翁還知否暑葛霜砧
都歷遍還看回旋舞袖奚所用皤然一叟欲覓金丹
駐顏色縱鉄鞋踏破終無有空自詫不龜手西風

又近中秋候記相將桂華開未月肥圓又弧矢四方
男子事爭奈灰心也以何以報國恩深厚了却官癡
歸去好有竹窓蓬戶生涯舊姑一笑付杯酒

又自和前韻

門訊南州守帳吾生今非昔比後猶今否涉盡風濤
憑箇甚一瓣心香在袖人競說頑哉此叟識破榮途
皆幻境只形骸已累它何有姑勉尔應之手休煩
太卜勤占候怕漂零江湖易老光陰難久免魄初生
人初度期共殫娟長久賴此月於人犹厚燕領封侯
非我事早携書歸卧吾廬舊渝此約有如酒

水調歌頭

送印德遠徑略入廣

皆肝軫先慮嶺海屈真儒金城素有奇略不待至纔
圖春滿洲鸚樓鶴天付簪山帶水駟馬駕輕車六月
正炎熱吾首後吾驅越蓬婆踰卅符彼穹廬其能
涉我煙瘴載籍以來無聯絡五溪百粵托柱南方半
壁中外保無虞了此經營事歸去位鈞樞

又長沙中秋幼客賞月

洞庭千古月湘水一天秋涼宵將傍三五翫事若為
酬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裏疑是玉為州宇宙
大圓鏡沆瀣際空浮傍譙城瞻岳麓有巍樓不妨
舉酒相與一笑作遨頭人已星々華髮月只團々素
魄幾對老蟾羞回首海天開心莫水東流

又自和

佳月四時有幸世重中秋金明水秀競爽亘古景難
酌燭火繁星退歛桂海冰天洞照清影徧神州萬象
自妍醜一鑑碧虛浮昔蘇張誇玉界賦瓊樓素娥
閱人多矣不怕雪添頭只恐參橫斗轉還又酒闌歌
散醉態醒堪羞安得真仙術兔魄駐西流

又幕府諸公有和再用韻謝之

敢問遼天月歷幾億春秋老娥盍相刮目無一語相
酌似訝經年間類笑衰翁潦倒歲々客他州清照
五湖閣倦影一萍浮任渠儂琴當戶酒當樓人生
適意封君何似橘千頭月正圓時固好人欲閑時須

早母作隴西羞多謝錦囊句樣筆富清流

又戊午初度自壽

問訊中秋月瞥見一眉彎
娉娉桂影今年又向桂林
看蓬矢桑弧初度羅帶玉簪
舊識俯仰十年間記得
老坡語類景薄西山
碧虛人應笑我已蒼顏
歲寒耿耿不改惟有寸心丹
日斷風濤万里夢逸煙霞一
壑老矣甚時閑不願酒泉郡
願入玉門關

木蘭花慢送朱子木叔歸池陽

漸吾鄉秋近正尊羹更鱸肥
顧安得相從征帆御尾
飛蓋追隨南中眼前事勢正
相持邊腹一杆碁將謂
燈明月暗笑談共和韓詩
誰知催上王幾無計可

挽留之想翠微深
處倚樓日望天際人歸中流江濤
袞、藉丞徒共揖屬之誰回首
西風過鴈料君為我
吳思

沁園春己未初度

六十衰翁更加二齡此何等時
不退尋岩壑相安耕
釣重來嶺嶠犹事驅馳絕類文淵
當年矍鑠上馬據
鞍奚所為偏憐如是難堪
潦霧水際鳶飛雲臺銅
柱空題柰床下伊人心素疑
自古來如此只須付酒
風光縱好勿復言詩尊菜羹
時桂花香裏所願少須
更樂之西風外喜初書夜靜
即是歸期

滿江紅庚申初度

今歲垂弧欲自壽一辭莫措何可擬翁頭如雪香山
白傳首夏一番罹重病去秋數月櫻狂虜賴天公肯
為保餘生逢初度今幸釋千鈞負尤可喜歸田去
但滿珊勃宰龍鍾如許薇柳諸閑成底事菊松三徑
犹堪主辨籃輿尚可檄漁樵盟鷗鷺

水龍吟 丑安道間

西風滌盡炎歊連朝更值天無雨筍輿軋、徑行三
日碧簫無數勝絕江山余行天下無如此處任今來
昔往迎新送舊風景在只如許誰謂陰山驕虜去
年冬敢侵吾土哀、鴻鴈一番蕩折幸逢多黍拜表
出師安南定北豈無忠武嗟病夫老矣無能促歸棹

艤江渚

水調歌頭 庚申十六夜月簡陳次賈

昨夜雖三五寶鑑未純全今宵既望兔魄纔是十分
圓又得平難繫纜冷浸波璫千頃表裏一壺天扶僊
蓬窻下拚却夜深眠想嫦娥應笑我鬢蒼然平生
脩翫犹記歷、舊山川安得乘槎訪斗問訊廣寒宮
殿張未了塵緣願賜長生藥換我骨為仙

八声甘州 辛酉自壽

數年來揆度在南州今年在家山嘆平生蹤跡荆淮
嶺蜀多少間閑幸對園林花竹一笑且團窠莫憶西
風夢馳志樓蘭羸得維摩多病奈鬢毛剝落步武

蹕跚神仙何処遺我以金丹願明時清平無事放老
翁長伴白鷗閑聊相與桂花香裏蒲酌開顏
水龍吟長沙後園荷開之久無人
賦此詞具一杯招管順甫謝公
此花迥絕他花湘中不減吳中盛疑從太華分來岳
麓根菱玉井炬列千紅蓋擎萬綠織成雲錦向壺天
清暑風梳露洗塵不染香成陣好是一番雨過似
輕鬟晚臨粧鏡阿環浴罷珠橫翠亂芳貺犹潤載月
同遊隔花共語酒邊清吳問六郎凝竚多時公不飲
俗幾甚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葉後卷之十一

可齋續葉後卷之十二

雜著

陳可齋文集序

文有足以名世者有姑以應世者名世則實為世教
之輕重應世則直為世用之醇酢同謂之文而如是
不同為其與可齋陳先生寓同里師同門仕嘗同慎
同朝在荆在潭今又同分藩岳又同以可名齋肝膽
臭味略同所不同者公之年德居寔先其孝精以深
其文粹以正其晚輩荒陋不足睇慕萬一耳湖陰部
刺史介軒劉君蕤樂道人之善偶見鄙作遽取而播
其醜豈能掩天匠笑然姑以應世非敢以是為文也

一日書從郵來惠以新刊可齋陳先生著述全帙亟
啓亟誦則公之文真足以名世矣介軒粹而粹之碩
令引之以序噫嘻異哉是不幾于駑駘與驂騮並馳
乎魚目與夜光敵價乎婁人與猗頓角富乎嫫母與
西施爭頻卑乎介軒之意則美而予之則過也某倘不
揆屬筆多見其不知量識者其謂何因思其說以復
介軒請曰無可無不可此固介軒盛德事然吾夫子
嘗論可不可之義曰可與言詩曰可以為師皆許其
可者曰未可與適道曰不可以語上皆謂其不可者
未嘗持兩可之論今吾陳先生之文廣之以垂世可
也而顧欲以俚言儷之是折揚黃華雜諸周南召南

無乃不可乎雖然昔人有以荆潭唱和得名于世更
唱迭和此亦師友事也合裴楊之長以為兩府從事
美譚昌黎有公案在介軒其何遜

祭李漕母夫人文

嗚呼母道稱於天下者雋以平反喜珪以知人稱滂
以立節軻以善教蓋非是母不生是子也夫人夙有
懿範孀于德門訓道有方為時名臣駟轡載驅江漢
之濱安車俎袖熙然其春天盍錫之壽齊岡陵胡為
一疾以夢幻聞焉誥新封鶴髮華齡死生晝夜始終
哀榮嗚呼夫人亦何憾之云子失賢母乃一家之私
民賴賢侯正一道之依郎宿移躔福星沉輝此則十

五城之耆老童豎深為使者憇而重為夫人悲也南
浦兮草離々城西兮柳垂々丹旒搖風兮情淒々薄
奠三行兮夫人其鑒之

祭別觀文

嗚呼光燄分而無全材世之有是材者固不多天地
大而有餘憾材之不盡用者亦不少故嘗謂材而用
至於盡亦止於斯人而已惟其有之不盡用之是以
君子常惜焉惟公以荆楚數百年間氣是生郢中挺
有竒骨早年第奉常客諸侯當時縉紳之士識與不
識皆望之如景星慶雲也中歲任軺鉞歷方伯德澤
被于民庶溫乎其如春風和氣威名震于夷狄蕩然

其如泰山喬嶽也晚登巡聯贊事樞參政机所以寅
亮天工扶植國脉若金在礪犹川作楫薄海內外固
莫不顛々引領以望公之雷域中而雨天下也世謂
公僅以魯論一半而佐經濟公亦豈不欲以周礼一
部而文太平乎蕭然歸來身退名垂當饋不忘仄席
屢咨寒花晚香獨樂深衣輔台作相舍我其誰何天
乎之難測不一老之慙遺無乃司馬五兵之用僅略
試而冢宰八柄之詔不及施乎嗚呼一鑑止而始有
使證若在之嗟營星隕而始有使亮不死之思是皆
懷其人之有餘而不盡用於當時豈惟當時惜之哉
後世亦借之也嗚呼傷哉豈謂公而止於斯乎豈謂

公而類於斯乎即公之所已為究公之所未力然則豈可以蠡則管窺也耶已矣乎龜溪兮涓々鼇峯兮巍々鼎覆兮卒弗調棟挽兮其疇支一息晝夜之常万境夢幻之非公之至此固々何所憾士則以此而為公悲嗟我門人孰從驅馳棠陰犹存隙駒難追是蓋漢公卿之所共傷豈惟楚父兄之哭其私東蜀致哀老涕交頤

祭章朝奉文 九江制帥父

嗚呼人物之生亦犹山川之靈崑崗以玉而貴合浦以珠而名伊彼瀟皖自天鍾英世有厚德植槐于庭式教之忠為時名卿以斯文鳴東在中宸出則元戎

入則御史金湯中流柱石當世不有是父豈生是子丰神兮顛昂令望兮珪璋紛綵侍兮旄鉞對五老兮蒼々齡九十之將開亦既壽兮且康天弗憖遺公兮何傷恍蝶夢兮不返英白雲兮徜徉我以其鄰誼同而翁舊固嘗拜公之容獲聞鯉趨今恨不弔公之喪往英穉從持一束之生芻致千里之哀悰

謁夫子廟文 重慶

猥以庸陋被命來宣念蜀雖多難而坤文炳焉犹昔人心之義理與山川英靈終古不磨其之是行曷足以稱厥職亦惟持此忠信庶幾得西南之朋以濟天其悔禍剝極而復夷狄消猾夏之姦生民有息肩之

漸峨石室尚復見之惟吾夫子其克相

謁諸廟文 重慶

惟蜀游徑狄難豈但民之父兄子弟被其毒而山川鬼神亦不得其寧至于今極矣其無似前三十載嘗備僚掾于蜀爾來歷更江淮荆嶺老且鈍願致為臣而去天子命之旬宣不得而辭焉方當疲敝危急之秋昧於一來其曷克有濟亦惟至公血忱恃此以對越神司此土職佑斯人繼自今洗岷峨之愴悽清漢沔之氛侵使人有以為命則神亦有所依也祇見云初敢以為告

宣闡謝安青詞

西闡十年屢嘗請老一身二任乃昇來宣控辭莫反於上恩祇受敬安於天命敢陳忱悃仰扣穹靈伏念臣浸迫頽齡實無遠略抗塵走俗平時所持此心出死入生其間不能以髮在淮而僅施一割之用至荆而已嘆再鼓之衰詎期中朝復委西柄當國事艱難之日非臣子避辭之時前瞻而劔益羽檄之不寧後顧而襄節烽煙之交急行使止尼不能以自必利鈍成敗未易以逆知冒然而前它不暇顧值時杪歲觸境畏塗歷三峽之驚湍雖瀕於險幸四旬之晴色沆濟此行外而水陸數千之師內則家門百指之衆扶持有賴平善無虞茲抵攸司撫孤蹤而銜感亟令寓

里命長息以蠲修用答心香載陳荐藻伏願慈光下
燭精禳止通開皇天悔禍之机為生民息肩之日封
疆萬里坐消金革之虞卿井一廛歸保桑榆之景

楊議郎忠諫跋

世泰則朋亡黨非盛世事也昔人有言去賊易去黨
難嗚呼去黨何難去賊固不易去則賊去矣現漢
唐往鑿黨禍一起兵禍輒隨之是安得不惧余不願
君子之有此名因楊君示諸賢跋語為之感歎故書

吳季申儒英堂跋

世傳儒家有書種古之人如中郎之女范甯之甥其
源委皆有自來雲若先大夫崔出也崔伯仲為時聞

人而酷似之故其為文得鳳閣舍人樣雲若嫡傳衣
鉢翰墨芳潤至今犹存茲取先朝褒封大夫人倫
誥中語以扁堂額豈但承天之寵昭示子孫而已
亦使觀者知非此母不生此子有此舅則有此甥豈
不信歟為外氏成宅相此先志也今其在雲岩乎其
勉諸

保安青詞

應英蘭之夢祇荷洪休修荐藻之儀敬陳丹悃爰念
衰遲之跡已非孳息之時偶尔添丁居然似已初常
祈於保佑今敢廢於答償伏望真慈俯垂洞鑒以嗣
以續聿承奕世之傳無害無菑俾有成人之望

宣閩保邊青詞

分職坤維適屆西風之候祈恩乾造乘寬北土之虞
敢瀝精忱上干穹鑒伏念臣驅馳浸老藩翰游膺揆
以人謀何取護師之略數有天幸每逃司敗之刑竭
來巴渝倏近暮歲念蜀民之良苦何罹難之久罹非
蒼靈回悔禍之心則赤子無息肩之日懽祁寸臆對
越咫尺威涉秋九旬沆銷兵覺環益四履遂畢農功用
穀旦之載涓肅齋壇而昭報伏願 惟皇上帝矜恤
下民開福耀之臨寅應佛狸之斃卯冬寒地淨無閑
塞之驚塵山峙川流轉岷峨之生意

黃籙心詞

丙辰正月重慶閩治建

坤維多難備藩翰以護師乾造至仁為生靈而請命
敢披函於已往用祈福於方來上對蒼旻敬披丹素
伏念臣猥共武服適值時艱數十郡之瘡痍塗炭已
極一二年之怪理餘燼僅收奈狄患之未除幾蜀危
之益甚兵之臨敵陷陣傷哉死節之竟民為喪家殺
身抱此無辜之痛積茲怨戾尚爾苗氛致獸蹄敢肆
於交侵而狼吻愈加於荐食一冬盤薄四境擇騷我
農方當東作之期彼寇尚遲北遁之計願茲分闡于
此同舟非告之皇穹開悔禍之机則嗟彼赤子無回
生之日吉蠲公宇爰啓齋壇依坎離荐度之科拯師
旅喪止之鬼以禳禍厄以保封疆以祈年穀之豐以

希世運之泰念春秋之法元帥當責寧止以譴加臣
某之身而大易之師長子宜專願早以叔畀臣澤之
手昭々洞鑒懃々弗欺伏願上帝之好生俯恤下
民而赦罪眷三卯以來英靈之幾滅俾五福所照證
應之不虛宇宙清夷邦家寧救自今有歲併消劔棧
之驚塵典物為春盡復岷峨之生意

出蜀歸里青詞

八年戌役嘗為家國以懃祈万里生還盡出乾坤之
覆護敢摠情愫仰扣穹蒼伏念臣猥以庸才誤膺繁
使疆場殺人之事此豈願為朝廷謀帥之行靡容控
避越由己酉迄至丙辰自度嶺以來荆繼沂峽而入

蜀履危陷險命每付於鴻毛出死入生身幾瀕於虎
口上恩至渥末路僅全將百指以來歸喜一塵之無
恙秋毫以上造物賜之慨思駑乘之始征冀保蝸廬
之後頷頊冬春之在戌寇南北之交侵幹腹證深扼
吭憂急存為民而請命卒卻敵以全城積此衷忱慙
然効報茲甫暑途之弛櫜亟投真館以建壇爰演冲
科用酬夙禱伏願慈光下燭精稷上通朝野升平十
里豐登而相慶田園閑暇一門老稚之安居

保祐先廬青詞

度嶺去家夙伸徼福歸田請老幸獲遂初敬跼躅以
行誠冀穹窿之垂鑒伏念臣遭時簡拔荐職蕃宣昔

受任於南中當倣裝而西上問征夫以前路寧免顧
於田園有先人之敝廬猶過虞於風雨雲陳丹悃仰
扣洪私周旋万里以还翕忽八年之久戶庭無咎松
菊犹存悉由大造之保全敢演真科而昭報伏願慈
光下燭精稷上通臬餘日於山林克世俾身於見輩
服故疇之猷畝闔門均戴於君恩

長沙到官青詞

奉上指以于蕃屬當遠役祁天休而昭格允契夙心
仰企高明敢陳懃款伏念臣年登六袞身老三边出
峽埽田甫幸寬閑之適浮湘分闡大非衰朽之宜靡
容累疏之循墻勉挈一家而就道水程數千里有風

濤洶湧之驚暑塗六七程正雨露滌鬱蒸之際穹窿所
覆老稚無虞凡一飲啄知造物之歸敢三熏沐修齋
壇之報伏願慈光下燭精稷上通四境之內相安俾
無曠戾一門之中無事成遂康寧

長沙保境青詞

狄侵王略上闕宗國之憂臣職帥連外有封疆之責
扣蒼靈而請命為赤子以祈哀欽惟上天下地之肇
分即有內夏外夷之為限朔漠引弓之俗絕處穹廬
炎陬衣卉之民深居蠻嶠馬牛風無南海之及鳥獸
道豈中國之通孰謂窮荒崛起之犬戎迺致種類盡
為之蚕食生民之肝腦塗地中原之骸骨成丘天理

果何兵馭極矣。獨存大易碩果之生意，賴有正統奕葉之至仁。然首尾幾三十年，與之對壘。凡大小知幾百戰，幸以保邊。詎期長江大河不能阻其來，出於深溝高壘所素備之外。狼貪不已，徂候其傍。一則由白錦堡而薄辰酉五溪之隅，一則取點蒼山而瞰左右。兩江之境，致霄衣之軫慮，動整緯之過憂。幾類薪卧而火未燃，大俱川決而土莫塞。乃若湖湘之九郡，介于荆嶺之兩鄰。齒唇時以相依，腹背凜乎交迫。民於金革有戴白以弗知，吏執檄書類倉皇而相視。事實關於諸夏，計不止於一方。非告於天，其孰為地。臣本無材，略屢任蕃宣。拙然老境之已衰，況此虛舟而冒

濟身焉。家焉何恤，國爾民爾。是憂用消，陽剛新復之辰爰即。岳鎮所臨之地，肅陳淨供。祇奉高真，伏願開皇天佑。宋之心消，夷狄亂華之禍驅。羶裘於西北，扶旗蓋於東南。山川鬼神，固有弗寧。城郭人民相安，無事戢兇焰於昴街。旄頭之次，俾革戎心。垂慈光於星紀，鷄尾之墟以全民命。

南岳疏詞

外夷犯順，職封守以懷憂。上帝好生，藉岳靈而請命。敢殫愚悃，仰扣睿聰。竊惟西北沙漠之遠，戎本與東南炎陬而異壤。噬吞彼類，肆狼吻以無厭。批擣吾虛，幾獸蹄之浸迫。荆則沅靖五溪之洶，嶺焉邕宜諸

微之搖々眷尔三湘介于兩境所恃隄防之常密祇
虞蹊徑之旁多事或弗虞民將焉避豈惟封疆城郭
何以保之抑恐山川鬼神不得寧矣某三边徧歷再
牧奚堪以衰老何能為役之人來空虛素不為備之
地哀民生之危急犹視溺焚惧國步之艰难不忘寢
食用消長至爰演冲科固知蝼蟻不足以動天然念
鳥獸豈容於通道敢賴岫嵒名山尅勝之力以驅韎
鞞羣醜浸淫之姦瘴煙限之胡星隕矣伏願南嶽聖
帝下矜赤子上告皇天扶火德於王家消金精之兵
氣毋使中國剝食之禍至於終穷永保南方離明之
鄉了無厄難以全民命以釋主憂

靜江酬醮青詞

以心事帝嘗兩瀝於精誠自身及家俱一蒙於覆護
敢殫愧款仰答高明伏念臣屢任藩方已盈分量比
在湘而嬰疾踰旬未瘳繼來嶺以問征幾月于役惧
星限衡交之不利慮煙嵐蒙紀之多虞六十歲之衰
頽豈堪荏苒數百指之良賤同陟崎嶇賴大造之曲
全矜微生之備至一行平善四体痊安用消日以齋
羞爰對天而報謝伏願衆真降鑒列聖垂慈軍民五
嶺之相孚時康歲稔老幼一門之無事職稱人安

靜江祈雨青詞

一歲事在春廼田疇之未闢三日往為雨憑香火以

載祈敢瀝丹忱仰干洪造伏念嶺表地磽而民瘠常
須天工序協以穀登茲由去歲之秋冬已苦一方之
早曠陂瀦告涸土脉欲枯粒價為之騰翔寇盜因而
滋熾調丁久役豈堪千里之阻飢解甲無期胡可一
朝而乏食嗟民瘼弗瘳甚矣非穹靈哀救奈何臣奉
命南來值時東作纔一更於糞茨無以致和雖三洒
於天瓢僅堪潤物農種未能入土人情尚切望雲豈
敢弗修歆帝降灾而示譴然吏之罪也民失業以何
辜用公宇之吉蠲建齋壇而籲告伏願慈光下燭精
稔上通既渥既優大沛山川之甘露是穠是茂沆臻
郡國之豐年

南边保安青詞 戊午

地雄中夏裔夷敢啓於圖南天佑下民疆吏已毆而
遁北敬陳衷愫仰答穹蒼伏念臣投老孤蹤叨恩再
牧三边屢試旣馬力之殫窮五筦重來值獸蹄之突
入边壘多瑕而弗密溪徭助虐以相挺犹孟蛇疑影
而真證遂形類穴蟻穿隄而旁蹊莫遏穹廬至此載
籍無之使賊謀果逞長驅則人類不幾絕滅凜然夕
惕慮此冬防崇於羽書星火之中荐致藥笈露香之
禱雖七旬之逆命弗格頗費應酬而五日之吉語屢
聞幸無踈曠嶺海獲舒於兵禍廟朝遂釋於顧憂夫
豈人謀皆由帝力茲告消於公宇爰肅建於齋壇以

報洪休以祈終履伏願慈光下燭精稷上通使百年
虜運之早衰而一脉生意之弗絕南北天万里限之
瘴霧以莫侵左右江一方永矣胡塵之不到

靜江保境青詞 己未

狄窺中土輒擁衆以肆侵帝佑南邦幸與民而共守
敢伸衷愫上答穹蒼伏念臣已迫衰年何堪煩使重
來嶺嶠自知武備之案虛環傾封疆每慮敵情之叵
測不謂未及秋而遣戍乃聞當盛夏以與戎彼以二
十年侵幹之謀突然深入此乃三百載承平之地駭
若共虞方醜類之憑陵屹孤城之危急投忱以請固
圍是圖果蒙兩儀覆載之恩沆保一郡生靈之命祇

憂大勢浸向中州郊畿未免於震驚人類恐為之殘
滅王事孔棘犹心腹之毒曷除臣心如焚嗟手足之
捍無及不有天也其為夷乎朝夕皇、中外凜、用
吉消而三肅因報謝以再祈伏願開悔禍之机紓亂
華之患哀憐赤子掃殄妖氛宗社尊安王國免罹於
多難边陲寧謐民編咸遂於奠居

又

天限華夷世豈容於錯亂地瀕嶺海時適際於搶攘
敬布微衷仰干穹造伏念臣本無材智游玷蕃宣三
边霜雪之徧更粗逃竦曠十載煙嵐之重入迺值繹
騷自西南有鞞腹之傳而中外共寒心之惧不虞此

禍倏在今秋彼避實將以擊虛我以寡不能敵衆藩
籬一決蹊徑四通兩旬在挂而孤壘幾若釜魚三月
于湘而支郡危於机肉生靈塗炭宗國綴旒上貽吾
君宵旰之憂局遣元帥春秋之責爰為民而請命嘗
籲帝以祈哀茲聞此胡困斃之有期庶使中土還安
之可望用消穀旦載演真科伏願大德好生慈光解
厄月星明概清四塞之妖氛疆場救寧安庶邦之生聚

子被凶人誣告蒙

恩免遠役謝醮

年運多屯貽憂子舍交遊非類幾禍家門方茹苦於
窮冬惟祈哀於上帝茲伸報謝爰瀝悃忱伏念臣不
善知人積恩成怨義方教子惟忠孝之相傳世祿承

家豈礼法之敢越不謂虎狼之反噬輒誣豚犬以狂
言殆欲禍李靖之家遂致吳鄒陽之獄聞者咋舌而
縮頸為之駭然顧非病風而喪心安得有此雖縲紲
之中自知非罪柰箠楚之下其患無辭一朝被逮以
難明九地含冤而曷訴所賴三辰在上實昭鑒之兩
造居前不难見者用叩高天之聽載陳懇之私紙
犢關心有甚肌膚之痛放麋徼福不勝骨肉之情果
蒙公朝曲軫於危棕遂使小子獲逃於大惡免煙嵐
之投畀見日月之開明君乃天也豈敢怨乎彼何人
斯告者過矣敬消穀旦用衍冲科以醅造化之保全
以冀幽冥之顯應伏願衆真降鑒列聖垂慈昭天理

是非之公示人間善惡之報戶庭安靜合門盡釋於
災殃朝野清明奉世永無於冤枉

黃籙心詞 辛酉二月家庭建

伏以分閩南中適逢翟難投誠東極幸有仙科敢叩
蒼靈用醜素願伏念臣老仍戍嶺職在守邊不圖陰
山崛起之裔夷乃犯炎嶠遐陬之封境自戊午而越
已庚之歲時跨三年由湘嶺而至江湖之郊禍延數
郡四野農民之殞命三軍將士之捐軀耿耿忠魂沉
冥路非藉慈悲之哀念曷由幽爽之超升用涓穀
旦之良爰謹齋壇之建伏願三辰昭鑒万聖來臨按
琅函藥笈之儀下風馬雲車之馭憫衆生之遭害不

幸淪亾廣大德之好生悉垂救拔

第一日

伏以孚佑于下民方謹三天之扣齋戒事上帝肇修
五日之朝敢瀝丹衷仰干洪造伏念臣已臨哀暮再
入煙嵐幾年為幹腹之謀彼夷甚狡一旦類攻心之
急我備則單至長蛇封豕之肆侵幾聚蟻屯蜂之莫
抗遂挺大變寢迫中州不能千里以折衝以致四郊
之多壘兵之被堅執銳視死如歸民為托處聚廬無
生之氣野多露芻革莫裹屍皆於王事以能忠寧免
天年之未盡乃若並邊民庶有位王官或遭難以殞
軀或忘家而徇國或斃於擄掠或困於飢寒傷殘之

餘疫癘尤苦往々皆當於劫數紛紛莫記於姓名今世受前世因固非偶尔新鬼冤舊鬼哭豈不痛乎載惟二三載之間如彼十數州之境慘哉殺戮良可憫傷將令脫黃壤之冥途今獲指朱陵之生路允淪止於師旅盡煉度於坎離同一超昇脫諸苦惱用拔出於已往以祈佑於方來素願載酬洪休允格伏願軫念元々之苦廣開生々之門收諸邊忠義之冤人天隨度錫四海和平之福夷夏奠安

第二日

伏以執戈而衛社稷莫遏寇攘聽磬而思封疆方修荐拔禮陳再日響應九天惟邊人遭厄會以何辜賴

道教有冲科之可救一披秘錄盡度忠冤下方之殺氣潛消斷無幽滯中國之太平可冀爰致清寧

第三日

伏以九天在上正資生神九卷之功三日于茲爰奉朝禮三時之典於昭明鑒用憫忠冤師旅之喪亂孔多乾坤之化生有造敬憑大道式慰重泉念咎則在躬實負幽冥之責允死而非命悉歸超度之仁

第四日

伏以自古有死痛兵劫之非辜大德曰生伏仙科而普荐朝儀肆歲慈鑒載臨惟遊竟雖歿而有知想生氣至今而犹在爰披宝籙悉拔泉扃帝用哀矜垂光

明而下躋鬼無新故超苦厄以冥昇

第五日

伏以被兵厄會普祁九鍊之功籲帝畢朝恭瀝五申
之悃札煩是悵心惻實深允边境罹肝腦塗地之殃
皆闡臣之精神折衝之略凜難贖罪敢援拔幽影響
之應形声感通甚迓变化各正性命幽枉咸亨

散壇

伏以冥路霑恩脫沉淪之苦惱齋壇竣事告功果之
圓成爰謹修辭聿嚴終礼念兵禍殺傷之最慘賴仙
科敕度以為先開乾坤艮巽之門奉入化生之造允
湘廣江湖之地盡收忠義之魂出之重泉黑壤之途

鍊以東井黃華之水咸洗冤而拔滯各隨願以往生
妙播氣形應犹影響人天讚嘆悉歸上帝之仁華夏
清夷庶畢微臣之願

謝醮

伏以中華值厄至狄難之憑陵上帝好生演仙科而
拯拔敬殫秉素仰瀆穹蒼伏念臣頃帥南方適當北
寇不能式遏於藩籬之外致令浸延於堂奧之間犬
羊醜類之寔繁魚肉生靈而甚慘兵連三歲害及數
州念忠臣義士之何辜或良將勁兵而不免雖服於
王事凜生氣之犹存而責在闡臣嗟罪戾之奚贖茲
伏黃壇之荐度用超黑簿之沉淪祕籙一披夙冤盡

釋賴青華之布德起白骨以成人悉招楚些之鬼免
作夏畦之鬼凡爾封疆臣之橫死皆隨人天道以往
生實為無邊無量之陰功敢昧不識不知之帝力爰
陳菲供用荅厯恩伏願精稷上通慈光下燭魔王束
乎三邊永絕於驚塵赤子息肩四海同躋於壽域

潭州諭俗文

當使備更闡藩所至留意囹圄居常措慮惟恐殺人
然人情孰不欲好生而天理又不可縱惡每於議欲
但務平心今者來守是邦僅及踰月而死事之獄憲
司帥司已斷者三十七項左右州三獄新收一十三
項通舊禁共四十一項十二縣見禁未解者又五十

三項何其徒若是寔繁哉唐正觀開元間天下歲斷
死罪或二十八人或二十九人潭在是時寧有是事
雖云地大物衆治久俗流強暴相陵所不能免寧不
累國家欽恤之仁重當路哀矜之嘆哉當使每閱
案款中間或因盜貨財爭田產兆禍於幃簿啓釁於
杯酒或本無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間言挺刃相向而
至有親戚變仇讎卑幼犯尊長率以一朝之忿陷在
三尺之科迨至捕繫到官驗究依法縣官高下其手
出入惟心或以杖刑而決死罪未免官無以止殺民
為之輕生習使之然良可歎者深惟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同為良民同稟善性况當聖明之世而在文物

之邦人而依本分保天年從幼至老仰事俯育豈不
遂生之樂何苦積冤之報一或事干人命身非
我有貽憂親屬連累鄰里以至受桎梏被箠楚或淹
延連歲或拘繫數月大者誅戮小亦黥流有身首不
得全雖骨肉不得保或者罪不至於死而度死破家
蕩產別井離鄉當是之時雖悔何及向使於非意相
干之際持觸來勿競之心勝於不爭犯而弗校安得
至此境界哉今當使深惻於心徧諭尔俗雖言語未
必可以動汝聽然道理未嘗遠於人當思膚體所
受不敢毀傷血氣之剛戒之在鬪人身難得官法難
欺自今行衆善毋作諸惡思百勝不如一忍父教子

兄詔弟閭里胥訓胥告與遜與仁優哉游哉予以卒
歲毋為渤海帶刀之俗使有潁川無囚之風茲用不
犯于有司則官與民俱為幸甚故茲勸諭各仰知悉

靜江勸農

己未

八桂古樂土也守十年之前嘗勸相尔農于郊奉命
再來所當布宣明天子德意以惠尔百姓而守自承
乏以來起調浚築以勞尔農分糴轉餉以耗尔農戍
兵經行頓宿以病尔農拘確官屯糾集民丁以煩擾
尔農軍需科買竹木採斫又未免資尔農其視向來
牧養之政幾愧見顏面然今日之事非昔比也韃虜
三十年謀斡腹獸蹄鳥跡之道茲駭之迫我去冬勤

將士戰禦于邊首尾三月而寇始退俘首來解尔父
老目擊之向之疑者今信矣守創建闢制專職兵事
凡前之所以勞尔耗尔病尔煩擾尔資尔者皆無非
為衛尔民計封疆城郭之責實關係于是守豈得已
乎非可已而不已也軍用有不給守寧捐已帑以增
助民為有弗逮守亟咸歲租以示恤自兵事之外守
固不敢一毫復重為尔民害也期於相與保固相與
安集邊鄙不聳則穡人可以成功尔入春甘雨應期
土脉膏動于耜者將率荷鍤者已歸盡力於備禦之
畫者守與將帥職之盡力於耕墾則尔父老率尔子
弟事也荒萊當闢陂堰當澚器具當修糧種當備尔

父老固不待劝古稱三農生九穀又稱其始播百穀
蓋非止水田禾稼之利而已如菽麥黍粟之類皆足
以穀吾腹嶺外平原弥望茅葦叢生是豈地利有不
至哉此人力弗至也頃者黃榜頒降民能用工荒田
許以未取官賦惠至渥也強國之本曰戰與耕糴有
素儲羞不敢動官民之相資在此尔父老歸而閭里
更相告語當盡心乃事以迓續有歲毋計口而耕以
急墮失時出作入息之相安仰事俯育之得所願自
今戴白而不見兵革以符尔東城癸水之讖則守前
之所為者雖土苴尔父老一勞永逸之計也守老
矣亦豈久于此空臆以為尔父老告其母忽

靜江府勸農

庚申

太守再牧是邦于今二年去春登進父老嘗勉以服田力穡矣方幸三時不害一稔可書不謂狡虜久謀幹腹當暑而吳師甫秋而入寇犯我井邑妨我農功太守非不率將士勒遏屢捷而賊衆我寡僅保城壁不武忱有愧矣今此甘雨應時土膏脉動東作又在候復延見爾農其何辭以勸相漢人有言守邊有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夫守邊而與勸農並言蓋以食者民之天非食無以為命金城湯池非粟不守雖在邊徼不可一日廢耕也今夫荆淮之地與虜為鄰哨騎旦暮可至民生其間從事本業雖有司秋冬清野

而春耕夏耨仰事俯育寇入即避寇退則返其或依山水之險以為寨柵資糧牛畜預挈其中緩急相應守望相助往々足以自保亦足以拒敵邊農習於聞見固不以虜為憚亦未嘗乘時為盜也爾桂素樂土爾農戴白不知兵革自虜徂伺我邊前此蓋未之信一旦突如其來遭蹂躪被殺鹵凡戎馬所經地生理為之蕭然亦可憫矣胡虜終過土賊復與掠人貨財殺人骨肉民之罹難甚於翟太守為之哀矜怵惕蠲減爾稅賦殲夷彼兇渠期與爾民還定安集今再奉力耕二字為爾勸昔鴈門極北邊也李牧守之匈奴入急收保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農耕官租如故

也諸葛亮屯於渭濱耕者雜之張全義守河南披荆
棘勸耕殖皆無非以農事為急者尔父老歸而告謂
尔子弟勸率尔保伍有警則荷戈以備無事則負耒
以耕常特戒心毋作怠念是穠是蓂早種早收勿以
荒蕪墮墾闢勿以強衆相陵暴 國家深仁厚澤滲
漉人心足以祈永休命此胡送死江滸天實止之槃
、桂林會將復还承平舊觀太守老矣已投劾于朝
行且去尔父老聽予言毋忽

逐蚤吟 病中作

小物亦氣化炎天以濕生身眇於芥喙利於鍼蝨其
形軀而射其心不能飲風吸露以自為養惟務吮人

肌血以肥其身入人寢處間三五至十數幾以
類聚而羣分或入孫洪之被不畏其貴官或入阮籍
之禪不恤其高吟一味鑽刺味其腴而嚙其真令人
徑宵展轉而睫不交暗中摸索而手不停一徑殘毀
痒隱、而作疹多留餘跡文點、而成頰為之爬沙
不得息柰彼跳躍难力擒此其饕餮虐害尤甚勾以久
廢而忽之輕因思天地間人為万物靈胡然生此乃
尔不仁世間至毒莫如虵至猛莫如虎蛇犹可捕虎
犹可馴伊彼十數蟲豈聽其憑陵呼奴婢命驅逐各
以其策而前陳手携挑笙筦席曝之以烈日併取汗
衣敗被濯之以清泠蘭湯以三沐沉水以三熏既令

一榻以潔掃毋許此類以縱橫於是大蒐以窮其黨散捕以除其根取而置指甲一指正典刑或付之烘炙割然而有声殆同商君毒流裂秦市鄴生口禍遭奔烹類同蟣蝨臣而競爭食幾與蚊蝨寇交相營驅除一日併淨盡八尺之寢頓猶綠林盜去民無驚今宵庶可奠吾枕鼻息可便為雷鳴泰然得以安雅摩之室遽然從之為華胥之民

桂閩文武賓校戰守題名記

宝祐戊午朝廷合二廣荆制閩命某再牧防南鄙也尋調建康都統制朱廣用領軍來戍於是以諸道戍兵並委之總統相與修浚城池為保固計是秋韃犯

邕境賴我師遏之不致深入明年開慶己未築鑿甫竣邊遽已動七月虜渡烏沉江八月犯橫山九月二十一日薄我城下幸壁壘具將士用命一鼓而殲賊前鋒遂引退砦於數十里外我師晝夜攻劫大小十餘捷賊氣頓沮相持兩旬由間道而湘亟遣兵追襲一捷於黃沙剪其渠魁俘獲甚衆再捷於衡山勦殺幾盡賊不克逞以循陰山極北之寇犯炎万宅南之境徂伺二十年馳騫數万里擁衆驅蠻而入乃載籍所未有向非桂城屹柱其衝師武臣力敵王所懷廣南亦岌岌甚矣此皆宗社威靈天人佑助億万載無疆之福也茲制閩結局都統制且撤戍以歸礮石請

記文武賓校氏名載念馭夷犯順非小變也連年得
以固我封守吾民幸免翟難誠同舟共濟者之力矧
蒙煙瘴犯霜露備極勞苦是不可不紀以示永久非
事誇詡也提刑提率無參謀四明豐蒞制机左錦文
可劓眉山家遇河內李曾修制議永嘉鄒淋制幹清
湘管安昌襄陽李湜盱江聶世堅合沙卓右龍制僉
長沙凌炳炎來江陳彌壽括蒼張建大濟南楊涇九
江劉烈清湘趙龠夫廬陵朱埴會稽陳策制帳都統
制長沙朱煥總管峴山彭吳浮光余夢發都梁丘政
浮光朱大德壽陽王勝金陵王達金陵陳邦傑浮光
張璿鈐路統制合淝程俊泗川周旺都梁李慶山陽

楊俊浮光周勝海陵戴俊戎司屬官浮光吳起宗清
源羅萬敵古雲鄭祥

識岩壑舊隱

人因地而名地以人而重方其視或易然逮其久也
士君子始企慕之前賢流芳可挹山不在高也是山
是亭在今為希真先生甘棠地不盈數丈一丘一壑
具体而微後六十餘禩歸于我因其故略為之封植
其壞補苴其漏一毫弗加以飾志存古也惟先生以
北客寓是邦脫屣軒冕蕭然如遺世獨立洛川岩壑
皆其旧隱今洛川不得而見矣独岩壑僅存其風流
篤厚文章芳潤散在木石間彷彿尚可想見邦之故

老至今相指示犹曰此朱公山岩壑也是詎非達人令
聞足以壽其傳欤抑呵護有靈若將有所待欤又否
則以其儉小見擯於時俗由是得不毀欤不然亦為
墟矣傳曰雖無老成人犹有典刑於是山有為吾徒
生世後不得從公於樵歌間然高山仰止神交心會
對此足以使人盡釋鄙吝二三子敬之勿壞淳祐丁
未孟冬

識夕秀

余以幽棲多暇謾累土為臺里閤中有以山石售者
有輟惠者有以無用棄者自一拳之積加數簣之工
因成小堆阜焉命亭其上自春徂夏始就堵一日暑

雨初霽夕陽未沉携孑子姪烹茶剖瓜相與登眺挹嵐
光於天際送帆影於木末平蕪香靄擺極彌望煙鴉
霞鷺去來上下盡吾目之到足與心會不但對碧宮
紅塔相應接於風簷間而已林薄雖小不足名山鷓
鷃得之信有餘地因詩以志之云本因累土作層臺
巧匠俄為小阜堆碧落界邊將塔對蒼蕪斷處送山
來狀成一段林峦勝欠得幾株松桂栽夕照未沉明
月上倚欄正尔可徘徊戊申七月旦日

以佛牙付福岩奉安公安二聖寺跋

余帥淮東日有北人刺史楚珩再自符離來歸到惟
揚參閻以佛牙一株上有舍利三十六箇為獻曰此

是汴京舊宮禁中物果以盤龍綉紗衣而為不受珎
曰此又非寶貨何敢傷公之廉毋變之法查作福
於是勉而受之乃淳祐三年八月也繼自丙午歸里
一向奉之佛堂迨過長沙奉之道院觀世音之前今
首尾二十年矣每惟釋氏靈牙不知歷幾百載經幾
劫火至今不壞此殆非私家所藏之物宜歸之大道
場去處俾奉香火以福蒼生適公安住持福岩禪師
自荆襄來訪謹奉之以為公安二聖大如來禪利之
獻其永鎮上流保佑斯世為吾君千萬歲之壽為
四海生靈無窮之福楚珎元狀同往庶知其自來惟
福岩禪師作此證明永留斯寺勿示非人毋使韓昌

黎陳文惠得以議其後云景定辛酉七月七日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叢後卷之十二





